

从天而视

——以卫星视角论剑南西山八州定位与唐蕃百年得失

简锦松 / 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

摘要：杜甫入蜀以后，便相当关心剑南道西山八州的得失与吐蕃对唐朝的入侵，所谓“西山寇盗莫相侵”一语，具见其本心。唐代的记载本来就稀少，更由于安史之乱改变了唐人与吐蕃的军事态势，唐人州郡大量陷没于吐蕃，各书的内容混杂着开元、天宝以前和大历、贞元以后的事情，多所矛盾，不易索解。宋元明清人士对本区的关怀也不足，诗文量少，行纪未见，商用路程书直接略过，以致唐代地名与后世地名大量相异。本研究以现地研究法，重新解读古代文献，基于“土地不能飞越，人身必须计量”，笔者利用卫星地图的空中视角，亲手描绘出西山全区的山顶棱线，以及东自上都长安城，西至吐蕃逻娑城的大小河川与古代驿路。再以此为基础，将杜甫诗句、两唐书史事、地理文献记载，乃至大唐与吐蕃的数百年得失，都在精密的数字化处理下，一一还原了真相。

关键词：唐代剑南道 西山八州 吐蕃 杜甫诗 卫星视角 现地研究

前言

“唐诗研究”历经宋元明清至今一千多年，现代学者应该有新的眼光、新的方法，看到前人所未见的真相，开拓前人所未发的新义。本文以“从天而视——以卫星视角论剑南西山八州定位与唐蕃百年得失”为题，表面上看似乎与唐诗研究无关，实际上，是利用现地研究法，以数字人文的优势，把唐人作诗现场的土地景物与历史事件，作成全面而具体的清楚解说。使读诗之人，能够在对现地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从容地看到诗中一字一句真正在说什么。至于这篇文章选择唐代剑南道西山八州与唐蕃关系为突破点，是因为杜甫诗的缘故。

杜甫是中国诗人之首，剑南节度使驻守的地方是唐代“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的西南重镇，^①杜甫《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诗云：

窦侍御，骥之子，凤之雏。年未三十忠义具，骨鲠绝代无。……^②

诗中主人窦侍御，年未三十，职位却相当高。“西山检察使”并非常设之官，位阶在节度使之下，与防御使、兵马使、度支使相似，^③唐代初任的节度使通常带御史中丞，这位窦检察使带侍御史，次其一等。^④

据诗中所言，吐蕃入侵的传闻甚高：

兵革未息人未苏，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凭陵气颇粗，窦氏检察应时须。运粮绳桥壮士喜，斩木火井穷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战，三城守边却可图。^⑤

《旧唐书·地理志》条下云：

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团结营及松、维、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马。^⑥

文中所举的八州，并不是“西山八州”，其中只有松、维、蓬、^⑦恭、悉五州在西山，雅、黎、姚三州都在南面通往南诏的方向。笔者仔细整理了《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在西山岷江流域出现过的州名，共有松、翼、

①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6页。按：“獠”字，各本皆然，但无所取义，应为“獠”之讹，“獠”即“獠”之异体字。刘昫等：《旧唐书》卷38，引用此条，亦作“蛮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8页。

②杜甫撰，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67—870页。

③“检察使”仅见于《全唐文》卷254《搜扬怀才隐逸等敕》，“天下诸州有怀才隐逸，踈弛不调，及失职冤人等，并令诸道检察使博访，具以名闻”。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67页。但此诗之“西山检察使窦侍御”，与此无关；据《旧唐书》卷44《职官三》，“节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判官二人，掌书记一人，参谋，随军四人”，第1922页。窦侍御在幕府中位阶甚高，其所任检察使，相当于副使，随各地机宜而另设，有如《旧唐书》卷123《第五琦传》，“寻拜殿中侍御史，寻加山南等五道度支使”度支使之类。第3517页。

④《旧唐书》卷42《职官一》，“从第六品下阶：侍御史”，第1797页。又，“正第五品上阶：御史中丞”，第1794页。

⑤杜甫撰，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0，第867—870页。

⑥《旧唐书》卷38，第1388页。

⑦按：蓬州即柘州，因柘州旧名蓬山郡之故。山南西道亦有同名之蓬州，与本句无关。

茂三个正州和当、悉、静、恭、柘、真、维、保、奉、霸、羈縻涂州等蕃州。

唐人自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廷就抽调了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的几乎全部兵力回到中原作战，唐朝开国以来与吐蕃争夺的领地，完全为吐蕃所攻占，剑南西山地区也大部分沦失。本区既然已非唐土，唐人文献对此的记载十分稀少，本是当然之事。而少数的记载中，又经常混淆着开元（713—741）、天宝（742—756）以前与大历（766—779）、贞元（785—805）以还的资料，并且在同一地点，有时使用吐蕃地名，有时使用唐朝地名，因而历来都未能对此地作出精当的诠释。

唐代文献所见的地名，如翼州、临翼县、翼水县、峨和县、交川县、当州、悉州、柘州、恭州、真州、静州、维州、保州、奉州、石泉县、甘松岭、白崖岭、白狗岭、柏岭镇、长碉镇、岭岩镇、通轨县、龙州、清川镇、威番栅、松岭关、平戎城、天宝军、栖鸡川、罗厥桥、蓬婆岭、蓬婆川、滴博岭等，今天都很难查证，少数如薛城镇、通化村等地名虽然现在也在使用，但今地名应不是唐人故址，说详后。

唐代地名消失的困扰，也影响到宋元明清历代的地理书籍，乃至正史的《地理志》、《一统志》、《会典》，皆无法提供有效的地名变更依据，即便是专论本地区的古籍亦然。例如明万历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间（1606—1608）监察御史李时华巡按四川时，命嘉定州知州袁子让精心编撰的《全蜀边域考》，^①其中《松潘镇》《威茂镇》两册所载地名，除了松、茂、威（维）三州之名称仍延续唐人之旧外，其他都已完全改变。又如测绘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的《四川省十万分之一地形图》，其中黄胜关、松潘、镇江关、较场坝、石碉楼、下壤口、石大关、色耳古、马塘、茂县、理番县、红桥梁子、崇化、汶川、草坡、梭罗沟、马耳邦、灌县、三江口、邓生、懋功、崇庆、大碛碛等二十三幅，皆属于本区地图，图中所载地名乃是清代至民初所使用，不仅与唐代地名迥异，也和1949年以后的地名大量不相同。

改变的不仅是古今地名，原始文献本身也有很多可疑之处，例如《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三书所见的唐蕃交界：

松州：北至吐蕃界九十里。（《通典》）^②

^①李时华：《全蜀边域考》，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收入“汉籍全文资料库”，网址为<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②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76，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619页。下三条分见同卷，第4634、4635、4635页。

松州：西北至吐蕃界五十五里。（《太平寰宇记》）^①

柘州：柘县，柏岭，在县北八十里，岭北三十里至白崖驿，与吐蕃交界。（《元和郡县图志》）^②

恭州：北至吐蕃白崖镇七十里。（《通典》）

茂州：西北至吐蕃栖鸡城下。（《太平寰宇记》）

维州：东南到吐蕃界百六十里。（《通典》）

奉州：南至吐蕃野城八十里。（《通典》）

从现地实际山川交通的可能性验算的话，《通典》松州的北、西北两界，是广德元年（763）以前的唐蕃国界；《元和郡县图志》的柏岭和白崖驿与《通典》的白崖镇，应在今毛儿盖河畔，也是广德元年以前的国界。吐蕃栖鸡城在大历、贞元年间屡屡出现在岷江的争夺战中，它本是唐人的茂州，后为吐蕃所夺，这段资料应是出于大历以后。至于奉、维二州，如果依照严耕望和谭其骧的定位，这两地乃在杂谷脑（一名杂古脑）河谷，但是，即使在广德二年松州陷没之后，杂谷脑河谷也不可能和吐蕃交界，因为如果奉州在杂谷脑河谷，而奉州南方八十里已经成为吐蕃界，便意味着今汶川县境的岷江全部被吐蕃占领了，反过来说，既然汶川县全境都失守了，那么，维州和奉州也早已不存在，写这两条吐蕃界就是多余的。所以，我认为“（维州）东南到吐蕃界百六十里”或“（奉州）南至吐蕃野城八十里”这两条，乃是广德元年以前的资料，当时维州和奉州承天宝之旧，都在西山主棱线以西，与贞元以后，维州南迁到岷江畔而奉州消失，是完全不同之事。以上，只是一些比较显著的例子，其他在《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中难以解释的方位和里程还有很多。

鉴于唐代地名历经重大变迁，唐代文献存在诸多问题，宋元明清所能够提供的材料也助力不大，因而像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二书，致力于为西山松、翼、茂与八蕃州定位制图，都是在无中生有，其艰难之状，可想而知。

以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例。^③

笔者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唐代剑南道北部图》数字化，为求忠实于原书，我特别以31,103、32,103、33,103、31,104、32,104、33,104六个经纬度

① 乐史撰，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81，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631页。下一条见卷78，第1573页。

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32，第818—819页。

③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5册，第65—66页。

线的交叉点为校对点，对原图作了精密的校准。校准之后，再将谭氏所标的松、当、悉、柘、静、恭、真、翼、茂、维、奉（保）、霸等州地名，取出各点的GPS加以标记。经由数字化工作，可以发现谭图的每个位置都有严重的误差，这些误差，都不能归责于手民之误。

谭图大致上是依据《通典》与《元和郡县图志》的各州方位距离而标记的，我仔细研究他的整体规划，似是以“当州”为核心点，他先把“当州”安排在今黑水县城（32°3'50.59"N，102°59'18.19"E，海拔2,345米），接着分配悉、静、柘、恭、真等五州，之后再安排维、奉二州。这种作法的失误在于，一开始将当州设定在黑水县城就是错误的。今黑水县城到黑水河注入岷江口约94.132公里，从岷江与黑水河汇流口到松州（今松潘县）约110.702公里，合计204.834公里，可换算为462.9唐小里或385.75唐大里，^①与《通典》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载“东北至松州三百里”，相差甚远。尽管该二书的里数时有疑问，但像这样完全不符合的情形，误差未免太严重了。因此，谭图从核心设置就已经失误了。

其次，谭图本来是依《通典》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的各州四至八到来分配其他各州的位置，但《通典》与《元和郡县图志》的数据本来就有很多矛盾，不易处理，谭氏又多从自由心证，对原典数据随意变更，这本来也是不得已的作法，无可厚非，但他没有现代地理学的严谨，完全不考虑实际山川，以致于所设定的每个地名位置，不顾地形实况，不计交通可能，荒原绝顶，随笔乱点，导致所绘《唐代剑南道北部图》全部不可相信。^②

再谈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③

严耕望先生引证了大量古今文献，作了六万余言绵密的推论，他也利用当时最新出版的地图，为自己的地点标记了经纬度，甚至亲自到灌县（今都江堰市）做过考察，^④其研究态度之认真，文献搜罗之深广，研究方法之新颖，论述思虑之周密，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他并且自绘地图，为西山地名定位，见其书《图十四 唐代渭水蜀江间山南剑南区交通图（西幅）》。^⑤笔者同样以31,103、32,103、33,103、31,104、32,104、33,104六个经纬度线交叉点为校对点将它数

①唐大里、唐小里与现代计量单位的换算方式，详见下文。

②笔者另有“唐代八州位置校正之图”，是使用“唐代剑南道北部图”为底图，再标上笔者所考信的八州正确定位，可以看出他的错误。详见笔者“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网址为 <https://see.org.tw>。关于“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的使用方法，在本文结论中有详细说明。

③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4卷，《篇贰伍 岷山雪岭地区松茂等州交通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

④参见《唐代交通图考》第4卷，第939页。严氏曾到此看索桥，今此桥古迹尚在都江堰，名为安澜索桥（31°0'30.21"N，103°36'23.38"E），桥东山上有李冰二王祠。

⑤参见《唐代交通图考》第4卷，第1178页后插页。

字化。当然，在数十年前的学术条件下，严图所能使用的经纬度并不准确，因此，我再以梭磨河、松州、汶川、灌口等比较明显的地理位置加以修改，以便更忠实于严氏原书。

严耕望也是以黑水县城为核心，他使用的是黑水县的旧名芦花城，^①他认为柘州在芦花城北，以此为核心点，再去推算其他各州县。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以黑水县城为当州，严氏以黑水县城为柘州，可想而知，两人从起始点就不相同，其结论也必然不一样。我依照严书的文字部分和书中的《图十四》，仔细核实了他所推算的每一个地点，其无效性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相同。他的失败处在于没有准确的现代地理学工具，他所使用的地图既粗略又不准确，他本人对于处理山脉河川与交通线的互动关系，也缺少有效的方法，导致他在解读文献时，常常与实际山川完全违背而不自知。

由此可见，旧日的研究法是不充分的，严、谭两家都是令人敬仰的大师，两人都是精读大量文献而后作成结论，然而两人所作的结论都是无效的。谭图的各州定位固然不可用，严耕望的定位也不能脱身于泥淖中。

本文使用现地研究法，^②经由从天而视的卫星视角，在“地图手绘”“实际山川”“古代文献”三者的充分验证之下，指出唐代剑南道西山地区的真相，以及安史之乱前后各百余年间，唐人与吐蕃之间领土得失的变化，共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唐代诗人喜欢仰头看山，杜甫《晓望白帝城盐山》诗云“看山仰白头”，韩愈《秋怀十一首》（其四）诗云“清晓卷书坐，南山见高棱”，李白《独坐敬亭山》诗云“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章孝标《题东林寺寄江州李员外》诗云“山势楼层入杳冥”，韦庄《三堂早春》诗云“山上雪棱寒未销”，^③他们的视线，都投射在高山顶上那条清朗的棱线。本研究遵循唐人的仰头看山习惯，再结合现代卫星地图的天上视角，以地图手绘的方法，亲自画出卫星视角下的西山全貌。工作时，先画出本区所有山顶棱线，掌握地形主轴，再画出大小河川，以及通行于大小河谷的现代道路，借以指出唐蕃交通及用兵的可行性与必然性。最后结合古代文献，重新为唐代西山州郡，一一完成正确的定位。

第二步：从大唐与吐蕃全面对抗的大视角，笔者先依据《新唐书·地理志·鄯城县》对入藏道路的记载，处理了唐蕃交通的主要关键，并指出其在唐蕃

^①黑水县是1954年更名的，1953年以前称芦花县，更早则称芦花城。

^②现地研究法是我所发明的研究法，具体可参阅简锦松《亲身实见——杜甫诗与现地学》第一章《导论》，高雄：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1页；以及简锦松《山川为证——东亚古典文学现地研究举隅》第一章《导论》，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8年，第1—58页。

^③以上五诗，分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卷229，第2505页；卷336，第3766页；卷182，第1858页；卷506，第5758页；卷695，第8004页。

战争中的作用。接着，又依据《元和郡县图志》，画出大唐境内，从石堡城到上都长安的南、北两条驿路，并指出吐蕃如何利用安史之乱，逐一捡拾唐人遗弃的州郡，读者可以身历其境地看到唐蕃两国的交通往来与战争成败消长。然后，再以大视角指出陇右道濒临黄河的州郡与剑南道西山州郡，对唐人与吐蕃双方争夺点的远离性，从而说明开元、天宝以来西山地区的战争，都只是在争夺西山主棱线以西的生羌之地，对于唐蕃两国的大势而言，只能算是周边战争而已。读者可以想像自己站在西山顶上的棱线，北望从青海湖到大唐长安之间辽阔的天地，心系一千数百年前的历史往迹，从而了解杜甫等人的西山诗篇为何那样书写。

第三步：特别加强对“两个维州”的发现。笔者经由唐代文献中关于岷江攻防的战争，以及《太平寰宇记》罕见地记录了两组维州四至八到的特殊性，指出唐代维州曾经过一次迁移，早期的是天宝维州，后期的是贞元维州。

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采用四大类资料：

第一类为古代官修文献，如《全唐诗》《全唐文》《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汉书》《后汉书》《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大明会典》《清实录》《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清宫奏折等。

第二类为私人旅行日记与路程书，如《蜀徼纪闻》《入藏程站》《进藏纪程》《西藏记》《滇行日记》《一统路程图记》《天下纪程》《周行备览》等。

第三类为明清古地图及民国早期地图，如《全蜀边域考（图）》《四川省四路关驿图》《清会典图》《四川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四川省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以及民国早期的一万分之一地图，与成都、汶川、茂县、灌县、懋功、邛崃等地大量老地图。

第四类为现代电子地图，如天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Google Earth Pro、QGIS、ArcGIS等卫星地图。

从上述来源取得之所有的资料，全部加以数字化。凡地名，皆以GPS定位；凡河川谷道、山顶棱线、陆上道路，皆利用地图手绘方法取得kml定位。文中所使用的古代里程数据，以《元和郡县图志》为主，《元和郡县图志》主要使用唐小里，一唐小里等于0.4425公里，一大里等于0.531公里，^①必要处皆以“公里（唐里）”方式，提供换算数据。并且，不论是古代里程数据，或是现代水陆距

^①唐尺分大小尺，大尺1尺等于小尺1尺2寸。现在学界的通识，以唐大尺1尺为0.295米，小尺为0.2456米。1唐里为360步，1步为5尺。唐里与米的换算公式为：1大里=0.295米×5尺×360步=531米；1小里=0.2456米×5尺×360步=442.5米。根据笔者经常使用《通典》和《元和郡县图志》发现，二书中的里数，可能混用大里和小里，《元和郡县图志》使用小里的次数比大里更多见，因而本文大多数时候直接使用唐小里来换算。

离，皆以卫星地图计量作为实测依据，加以验证。

杜甫从唐肃宗乾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元760年1月8日，儒略历1998655）抵达成都府，^①便相当关心吐蕃的威胁，前后写下《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西山三首》《警急》《黄草》《奉和严大夫军城早秋》和《东西两川说》等多篇诗文。笔者另有《从卫星视角论杜甫剑南西山诗现地研究》（待刊于《杜甫研究学刊》）一文，详论其诗。

一、卫星视角下的剑南西山八州全貌

本节将利用卫星的天上视角，画出剑南西山地区的山顶棱线与河川网络，然后在可视化的真实地面上，对“八州”中的当、悉、柘、静、恭、真、霸等州，重新给予正确的定位；至于维州，留待第三节再谈。

剑南西山地区的山河特征，就是以岷江和雪山为主轴的高山深谷地形。

岷江，唐人又称大江、汶江、沱江，发源于松州北方山地，自北而南，纵贯流注，直到今都江堰离堆宝瓶口，始离开山区而进入平地，这一段全长约334公里。天宝以前，唐人在岷江干流沿线设置了松州、翼州、茂州等三个正州，并于岷江的支流中设置了当、悉、静、恭、柘、真、霸、涂等蕃州。

本节将分五个小节：1. 岷江东岸的岷山棱线与玉垒山棱线及松、翼、茂三州；2. 岷江西岸之北环棱线与松、当、悉、翼四州；3. 岷江西岸西山主棱线北段黑水河流域与柘、静、恭、真四州；4. 岷江西岸西山主棱线中段与杂谷脑河流域；5. 岷江西岸西山主棱线南段与二河、三河流域。

（一）岷江东岸的岷山棱线与玉垒山棱线及松、翼、茂三州

岷江东面的山顶棱线，从岷江源开始，主要的山体是雪宝顶（ $32^{\circ}40'33.75''\text{N}$ ， $103^{\circ}50'51.35''\text{E}$ ，海拔5,588米），以此为中心形成东西走向而盘结的高棱，群峰耸峙。在雪宝顶南面，伸出一条南向发展的山顶棱线，我称之为“岷山棱线”，全程经常在4,500米以上，一直到 $31^{\circ}55'42.58''\text{N}$ ， $103^{\circ}45'20.67''\text{E}$ 处，才降至4,000米，最后在今沟口镇西北（ $31^{\circ}46'48.27''\text{N}$ ， $103^{\circ}45'46.43''\text{E}$ ，江面海拔1,622米处）切入岷江。这条全长137.825公里的山顶棱线，其中有118.872公里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

“岷山棱线”的南侧结束于茂州（今茂县）北，连绵的高山稍为退缓之后，又从茂州城东方 $31^{\circ}41'12.64''\text{N}$ 、 $103^{\circ}59'36.13''\text{E}$ 处，升高到3,500米，很快地又

^① 简锦松：《亲身实见——杜甫诗与现地学》，第四章《以现地法计算杜甫入蜀计程》，第81—120页。

入灌口（今都江堰市）这四条道路可以对外联络。本区的主要州县有松州、翼州、茂州、汶川县，也全部是沿江而建。

据《通典》和《元和郡县图志》所载：

松州，今理嘉诚县。……嘉诚有甘松岭，江水所发之源。（《通典》）^①

翼州……其城西枕大江，南面临溪。……笮桥，在县北三十七里，以竹箦为索，架北江水。（《元和郡县图志》）

翼州，翼水县，中下，北至州六十里，……大江水，经县西二百步。（《元和郡县图志》）

翼州峨和县：县在石臼戍北，大江之西也。（《元和郡县图志》）

茂州汶山县：汶江，北自翼州南流，经县西二里。（《元和郡县图志》）

茂州汶川县：县西汶水，因以为名。（《元和郡县图志》）

茂州汶川县：大江水，一曰汶江，至汶山故郡乃广二百步。（《元和郡县图志》）

茂州汶川县：绳桥，在县西北三里，架大江水。（《元和郡县图志》）^②

笔者曾依据上述记载，为松、翼、茂三州与翼水、峨和、汶川等县，在卫星地图上取得GPS定位。以下是本文所拟定的位址：

松州——今松潘县，以松州城门古迹为代表，位于32°38'23.58"N、103°35'53.06"E，海拔2,857米。

翼州卫山县——今叠溪镇，位于32°2'34.15"N、103°40'45.77"E，海拔2,345米。

翼水县——今两河口，即黑水河注入岷江处，位于31°50'31.04"N、103°41'32.68"E，海拔1,657米。

峨和县——今两河口之东岸，与翼水县相对，具体位置不明。

茂州汶山县——今茂县，位于31°41'1.86"N、103°51'3.93"E，海拔1,589米。

汶川县——指明清汶川县，今绵虬镇，位于31°21'41.07"N、103°29'49.40"E。

上述定位，多处采用今县政府、镇政府为代表位址，是不得已的办法。依照“現地研究法”对于县名、镇名、村名定位的作业原则，如果古今史料、诗文、

①《通典》卷176，第4619—4620页。

②以上七条，皆见《元和郡县图志》卷32，第811—814页。

古迹可提供具体位置，或早期一万、五万、十万分之一地图可提供较为精确的位置时，皆优先采用；反之，若本地区并无可供利用之材料可以查证时，便以县政府、镇政府、村委会或街道办事处为代表位址。

接下来，沿着岷江，自北而南对各州逐一解说。

1. 松州

松州位于剑南西山与陇右南部的要冲，控制着“北入扶州”和“东入龙州”两条交通孔道。

“北入扶州”这条道路，也就是《元和郡县图志》所谓“东北至上都一千九百里”的驿路。^①

首先，由松州城（今松潘县）溯岷江北上，经今川主寺镇，到松州的北界宁远镇（今称江源圣地），此处是分水岭。过分水岭之后，向北沿白河河谷，进入白水江，到扶州同昌县（今九寨沟县）。此线自古便有驿路，今公路全程146.178公里（330.346唐小里），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扶州：西南至松州驿路三百三十里”吻合。

出扶州之后，接着走文州（今甘肃文县）、武州（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兴州（今陕西略阳县）、凤州（今陕西宝鸡市凤州镇）、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凤翔区）一线，可达西京上都（今陕西西安市），全程的各站里数如表1：

表1 《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松州至上都道路里程表

州名	《元和郡县图志》 八到至上都	唐里	《元和郡县图志》 八到至旁州	唐里	实测公里数	唐小里	唐大里
松州	东北至上都 一千九百里	1900	扶州：西南至松州 驿路三百三十里	330	146.178	330.346	275.288
扶州	东北至上都 一千六百里	1600	扶州：东北至文州 一百六十里	160	68.878	155.656	129.714
文州	东北至上都 一千四百五十里	1450	文州：北至武州 二百五十里	250	133.577	301.869	251.557
武州	东北至上都 一千三百里	1300	武州：东至兴州 三百五十七里	357	183.361	414.375	345.313
兴州	东北至上都 九百五十里	950	兴州：北至凤州 三百五十里	350	162.118	366.368	305.307
凤州	东北至上都六百 里	600	凤州：东北至凤翔 府二百八十里	280	121.572	274.739	228.949
凤翔府	东至上都 三百一十里	310	凤翔府：东至上都 三百一十里	310	158.042	357.157	297.631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32，第810页。

本表采自《元和郡县图志》，第一栏是所经过的州名，第二栏是本州至上都的距离，第三栏以数字记载唐代里数，第四栏为原书所载相邻两州的距离，第五栏以数字记载两州相距的唐代里数。原书对文州与武州的数据有明显错误，^①因为研究者不宜轻率改动古书的原始数据，故仍照原书登载。第六栏为卫星地图上实测的公里数。笔者在计量实测公里数时，也绘出全部上京驿路的替代道路。

第七栏为实测公里数以唐小里换算的数值，第八栏为实测公里数以唐大里换算的数值。第七及第八栏呈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两栏的数值，有的与《元和郡县图志》原书的数值接近或吻合，有的与《元和郡县图志》不甚相合。根据我长期使用《元和郡县图志》的经验，这部书经常使用唐小里，但是在这个表中，我们看到有四个数据符合唐小里，三个数据符合唐大里。这个问题涉及的层面很多，我在这里只指出眼前看到的现象，不作深入讨论，将来再另文作全面大数据的分析。

从表中站程的连续性可以看出，松州到上都西京是唐人北行驿路系统的一环。虽然明清路程书不载西安府至松潘县道路，无从比较。^②但我们用现地研究的办法，利用历代行记、古今道路，经由“道路模拟法”，^③将全程的道路数字化了。^④除了有助于取得实测公里数之外，读者也可以一目了然。

松州的主要面向是北方，它的东北是通往长安的驿路，已如上述；它的西北，就是吐蕃界了。至于“东入龙州”这条道路，在《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三书的“松州”条皆未记录，仅在《元和郡县图志》的“龙州江

①《元和郡县图志》的错误发生在“文州至武州”之间。《元和郡县图志》卷22，“（文州）北至武州二百五十里”，第574页。实测文州到武州的里程，如果全经白水江及白龙江水路，长达176.07公里，太远；由于两条河水夹成之字形的折曲，如果在中间离开水路，部分陆行的话，约133.5公里（301.695唐小里），两者的里数虽有差距，仍是比较接近的，可见“北至武州二百五十里”是正确的。若然，则“扶州：东北至上都一千六百里”与“文州：东北至上都一千四百五十里”相减只有一百五十里，便是错误。

②明清路程书不载西安府至松潘县的道路，最远只到凤州，即“凤州经凤翔至上都”这一段，见于黄汴纂，杨正泰点校：《一统路程图记》卷1《北京至十三省水、陆路四：北京至陕西、四川路》：“陕西布政司西安府长安县、咸宁县县兆驿。——西五十里渭水驿，咸阳县。——五十里白渠驿，兴平县。——四十里长宁驿。——四十里郃城驿，武功县。——五十里凤泉驿，扶风县。——六十里岐周驿，岐山县。——五十里凤翔府凤翔县岐阳驿。——八十里陈仓驿，宝鸡县。——八十里东河桥驿，属宝鸡县。——六十里草凉楼驿，属凤县。——六十里凤县梁山驿”，共计620明里。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年，第12页。又《周行备览》卷2《四川省城进京至陕西西安府合路程》，清乾隆三年（1738）序刊本，第47页；程春宇辑，杨正泰点校：《士商类要》之《北京由陕西至四川省陆路》，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年，第70页。两书都记载了“凤县经凤翔府至上都”这一段路程，但两书的缺漏皆不小。

③详见简锦松等：《明清时期福州至杭州官私二路之现地研究与GIS呈现》，《数字人文》2021年第4期。

④笔者另有“松州至龙州之道路图”，详见笔者“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

油郡”条及《通典》的“江油郡”条下有之。^①此路先从今松潘县城（即松州）南下5.345公里（12.079唐小里）至青云镇，然后向东进入上泥巴河谷，沿青大路东北行23.09公里（52.18唐小里）到天花石垭口，从天花石垭口越岭之后，在雪宝顶北面，沿涪江上游河谷，经平武县东行约182.049公里（411.41唐小里）至今江油关镇（即龙州），总计自松州至龙州210.484公里（475.67唐小里或396.39唐大里）。前引《通典》的里数只有330里，差距很大。由于唐代在这里只有山间小径，并无官道，我怀疑《通典》编撰者因为可用的档案不足，从而发生错误。

虽然如此，元和十五年（820）王涯仍有经由此路进袭吐蕃的上疏，见《旧唐书·王涯传》云：

穆宗即位（元和十五年），以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其年十一月，吐蕃南北犄角入寇，西北边骚动，诏两川兵拒之。时蕃军逼雅州，涯上疏曰：“臣当道出军，径入贼腹，有两路：一路从龙州清川镇入蕃界，径抵故松州城，是吐蕃旧置节度之所；一路从绵州威蕃栅入蕃界，径抵栖鸡城，皆吐蕃险要之地。”^②

吐蕃军逼雅州之事，又见《旧唐书·穆宗本纪》：“（元和十五年十月）丁亥，西川奏吐蕃侵雅州，令发兵镇守。”^③不过，这条记载本身十分可疑。其时吐蕃的主力在北边作战，不应分路向南；况且雅州在成都府西南，本是南诏入唐路线，并非吐蕃军逼之所，王涯所奏“蕃军逼雅州”，疑其本无是事，夸大邀功而已。况且，如果敌人在雅州，王涯却要突袭北部的松、茂两州，虽然勉强可用“围魏救赵”来解释，实则违背军事之理，当然，此次上疏的意见并未实行。

不过，王涯疏中所说的“一路从龙州清川镇入蕃界，径抵故松州城”，他声称攻击的目标是“吐蕃旧置节度之所”的“故松州城”，可以证明在王涯及其幕府的认知中，从龙州可以行军到达松州。但我怀疑当时这条道路未必具备行军或商旅的条件。明清的路程书对四川的记载很简略，因而也没有这条道路的记载，但清代应有道路，现在的“平松路”即沿用清代老路。至于这条古道的龙州端被写成“龙州清川镇”，而不是“龙州江油镇”或“龙州江油县”，至今无法

^①《通典》“江油郡”条作：“西至交川郡三百三十里”，《元和郡县图志》“龙州”条作：“东至松州三百二十里”。江油郡即龙州。《元和郡县图志》将“西至”误书作“东至”，里数也少了十里。

^②《旧唐书》卷169，第4402页。

^③《旧唐书》卷16，第482页。

解释。^①

2. 茂州

前述王涯所提出的第二条进攻路线是“一路从绵州威蕃栅入蕃界”，即《元和郡县图志·茂州》所载“东至绵州取松岭关路三百七十里”之路，《通典·茂州》作“东至巴西郡（绵州）四百里”。^②

“松岭关”列名《唐六典》的“下关七所”之一，^③可见从唐代起已有道路，现在是S302省道。^④以现代S302省道实测，自茂州（今茂县）至绵州（今绵阳）为163.271公里，换算为368.974唐小里，与《元和郡县图志》的三百七十里相近，《通典》之四百里相距较大。王涯奏疏所称的威蕃栅，与《元和郡县图志》所称松岭关，皆属绵州，疑是同一地点而异名。又按，《通典·茂州》云：“东北到巴西龙安、石泉两县界松岭关百七十里。”石泉为茂州属县，据《元和郡县图志·茂州》云：“（石泉县）西至州一百二十里”，今自茂州向东实测57.968公里（131唐小里）有墩上乡，^⑤石泉县治可能在此。石泉县的东界，才能与绵州龙安县的西界，在松岭关交界。今省道S302中间之禹里镇（31°51'43.01"N，104°18'58.09"E，海拔744米），西距茂县78.646公里（177.73唐里），东距绵阳84.627公里，符合“百七十里”的条件。因而，我以为唐人的松岭关，应在今禹里镇。威蕃栅亦应在此。

这条古道从茂州城东到土地岭，越过土地岭垭口之后，沿不知名河谷东行到墩上乡，再沿湔江河谷（又名通口河），在今曲山镇（即故北川县遗址，31°49'54.02"N，104°27'23.48"E）折而南行，进入苏包河及安昌河谷，而至绵州。“通口河”的名称颇多纷歧，高德地图全程标为通口河，以通口镇（31°47'53.50"N，104°34'30.56"E）而得名。百度地图、天地图全程大部分皆标湔江，又标通口河，最后注入涪江以前的一小段，又标为盘江及石板河。^⑥

①唐代龙州辖江油及清川两县，江油为附郭县。文中使用“龙州清川镇”，与“龙州清川县”并无不同，但这条古道不应以清川县为起点。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合并江油、清川两县为龙州，明洪武四年（1371）十月以旧青川县置设青川守御千户所，民国以后复置青川县。青川今县城在乔庄镇，傍乔庄河；旧县城在青江河（又称青川、青溪河）畔的青溪镇。不论县城如何迁移，现在的青川县全境皆与平松路完全无关，王涯当时为何这样写？是不是唐代清川县的疆界与现代青川县有很大不同？这些都无从查考，因而此一问题无法论定。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32，第811页；《通典》卷176，第4630页。

③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6，“司门郎中”条云“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5页。下关七所，其中有“绵州松岭”，第196页。

④同此路线，又新开G347国道，部分重叠。

⑤墩上乡，位于青片河注入湔江之河口。按：墩上乡之行政区划于2019年12月撤销，今归坝底乡管辖。

⑥笔者另有“茂州至绵州之松岭关道路图”，详见笔者“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

“湔江”的得名乃出于《明史·地理志》“龙安府”条：“石泉，……又东有湔水，东至江阳入江。”^①可见明代以来已称为湔水，天地图、百度地图乃沿用此名。但事实上，前举《明史·地理志》所谓“湔水，东至江阳入江”之语，乃转抄自《汉书·地理志》，本是《明史》作者的错误引用。因为此河在今江油市青莲镇注入涪江，南流至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注入嘉陵江，而《汉书·地理志》所载的“湔水”，是在江阳县（今泸州市江阳区）注入长江，现代称为沱江，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河流。正确的湔水解说，请参见笔者另撰之《从卫星视角论杜甫剑南西山诗现地研究》（待刊于《杜甫研究学刊》）第三节《岷江、沱江二名之正解》。^②

这条道路的存在，使得松州与茂州的交通地理形势完全不同。松州属于北方防御圈的一环，乃是抗击吐蕃的最前线，它的人京道路也是取道于北面。茂州则是和剑南道成都府紧密联系，攻防相应的一环。因此，它的人京道路，就不是经由松州，而是沿着这条东行道路，先出绵州，再经汉中北上，请看表2：

表2 《元和郡县图志》所载茂州至上都道路

州名	《元和郡县图志》八到至上都	唐里	《元和郡县图志》八到至旁州	唐里	运算里数
松州	东北至上都一千九百里	1900			
茂州	东北至上都二千一百四十里	2140	北至松州三百三十里 ^④	330	2230
绵州	东北至上都一千七百三十四里	1734	茂州至绵州取松岭关路三百七十里	370	2104

从第四栏可知，松州和茂州的距离是330唐里，如果茂州往上都的路线采用松州北上，那么总里数共有2230里，就要写成“东北至上都二千二百三十里”，而不是2140唐里；但如果经由绵州的话，合计共有2104里，与“东北至上都二千一百四十里”，就很接近，而且还有本应写成“东北至上都二千一百四里”，却误书为四十的可能。可见茂州至上都的正路，是取道绵州的。

此外，《通典·茂州》也记载了茂州北上取道松州和南下取道成都府的里程，我以第一条道路、第二条道路、三条道路来区别：

第一条道路：东北到巴西龙安、石泉两县界松岭关百七十里。去西京

①张廷玉等：《明史》卷4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37页。

②如果未能读到这篇文章，只希望从地图了解水情的话，笔者另有“唐代与现代之岷江、沱江称谓变化图”，以杜甫《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一诗为依托，具体画出唐人眼中的岷江、沱江、湔水等名称之河道的详情。收入笔者“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32，原作“（松州）北至茂州三百三十里”，“北”字误，宜作“南”。

二千七百四里，去东京三千三百六十里。

第二条道路：东北取临翼、交川两郡，去京二千三百六十四里。东北取临翼、交川两郡去东京三千一百十里。

第三条道路：南取蜀路，去东京三千五百五十里。^①

这三条里程的数据，解说如下：

第一条，是取道茂州至绵州之路，根据前面的运算，里程应为2,104米，《通典》说是2,704米，七字应为一字之误。而且，上都至东都的距离，不论是《通典》或《元和郡县图志》，都是860里或850里；因此，“去西京二千七百四里，去东京三千三百六十里”相差只有656里，本身就不成立。^②

第二条，是北上取道松州，前面计算过取道松州的里数是2,230里，与本条“去京二千三百六十四里”，相差134里。

第三条是南下出灌口到成都府，再北行接上两京道路，《太平寰宇记》称“东南至成都府四百七十里”，实测茂州至成都府的水陆两程，水路约214.328公里（484.36唐小里），陆路约191.689公里（433.2唐小里），颇为接近。^③成都府到唐两京的里程，《元和郡县图志》与《太平寰宇记》的数据相同，都是“东北至上都二千一十里，东北至东都二千八百七十里”，若然，则茂州经成都府至两京，应是“东北至上都二千四百八十里，东北至东都三千三百四十里”，而不是《通典》所说的“去东京三千五百五十里”了。

总之，《通典·茂州》对这三条入京道路的里程记载，都有误差。

3. 翼州

翼州位于忠、茂两州之间，并没有向东边的对外道路，它的主要面向就是岷江和西山山谷。《旧唐书·地理志》所载翼州的三个县为卫山、翼水、鸡川，卫山县又名翼针县。《新唐书·地理志》的三县为卫山、翼水、峨和。《通典》有四县：卫山、翼水、鸡川、昭德。这些县名与所在位置，本来皆不详。不过，从地形上来看，只有松平沟（又名松坪沟、和尚寨沟）注入岷江口，以及黑水河注入

①《通典》卷176，第4630页。

②经由简单的验算即可明白，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的距离，通常被写作840里、850里或860里，但此处“去西京二千七百四里，去东京三千三百六十里”，两个里数相减只有656里；又第二条道路（取松州路）云“去京二千三百六十四里”及“去东京三千一百十里”，两个里数相减，则有746里，同一卷中，两京的距离便有百里差别，又皆远离常数，可见《通典》在这里所说的必有错误。

③《太平寰宇记》卷78，第1573页。《元和郡县图志·茂州》作“南至成都府三百七十里”，与事实不合，故不采用。《元和郡县图志·彭州》之“西北取灌口路至茂州三百七十里”，同为三百七十里，但彭州与成都还有百里之遥，因此，“南至成都府三百七十里”必然是四百七十里之误。

岷江口这两地适合设置州县，因而前人都把卫山县定位于松平沟口的叠溪镇，把翼水县定位在黑水河口。

结束翼州的讨论，回到卫星地图上再看岷江东岸的大势。松州之北，先是承接扶文驿路，然后在松州东北，有通往龙州的古道，古道以南，从雪宝顶发展出来的山顶棱线向南形成高墙，是为岷山棱线，一直到茂州，才山势下颓，到此又出现茂绵古道。茂绵古道的南方，玉垒山棱线再度形成高墙，一直延伸到彭州的蚕崖关和灌口镇，才又成为通往成都府的交通孔道。这样的地形与交通特色，使得西山成为非常封闭的独立区域，在唐初到开元、天宝全盛的年代，西山和岷江成为出击吐蕃的前线；反之，当松、翼、茂等州失守时，这两条高大的棱线，便成为剑南道的平原地区用以隔绝羌戎威胁的屏障。松州，由于正当吐蕃行军的主要道路口，松州一失，岷江全部不守，所以我们看到杜诗再三地关注松州，其原因在此。

（二）岷江西岸之北环棱线与松、当、悉、翼四州

岷江西岸也是高山，不同的是，岷江东岸的最高峰雪宝顶位于群山的北端，而岷江西岸的最高峰幺妹峰位于群山的南端。在这种地形特征下，西山地区北段山岭的海拔较低，河谷宽平，容易形成道路，因此唐蕃的交通与战役，皆在此区活动。越向南行，重重的棱线包围，处处是封闭的地形。

河川方面，由于南北纵走的西山主棱线距离岷江经常在一百公里以上，所以有许多的较大支流，笔者从海拔3,567米的岷江源向南计算，共发现九条主要的支流注入岷江：

羊洞河（又名羊同河）：在今川主寺镇注入岷江，海拔2,980米，属松州。

牟尼沟：在今安宏乡注入岷江，海拔2,715米，属松州。

纳溪沟：即悉唐川，在今镇江关镇南注入岷江，海拔2,479米，属松州。^①

和尚寨沟（又名松平沟、翼水河）：在今叠溪镇西注入岷江（今有叠溪海子），海拔2,150米，属翼州。

黑水河：在今茂县西北29公里处注入岷江，海拔1,656米，属翼州。

杂谷脑河：在今汶川县城西注入岷江，海拔1,331米，属茂州。

二河：又名凹河，在今映秀镇注入岷江，海拔870米，属茂州。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32“悉州”下云“显庆元年分当州置，在悉唐川，因以为名”，第816页。

古溪沟：在今漩口镇注入岷江，海拔825米，属茂州。

三河：即寿溪河，在老漩口村注入岷江，海拔819米，属茂州。

这九条支流，前五条在松州概念中（翼州自松州分出，也算是松州概念）。后四条在茂州概念中。

下面请看松州周边的几条棱线，观察其山脉、河川，以及唐人与吐蕃的交通关系。

首先，须注意松州岷江西岸的牟尼沟、羊洞河、纳溪沟这三条支流和两条棱线，第一条棱线是包围牟尼沟的洛稽山棱线，^①这条平均4,200米左右的高棱，起自今安宏乡岷江西岸（32°30'44.05"N，103°38'18.50"E，海拔2,716米），这里也是唐代交川县所在。此棱线向西北蜿蜒一圈后，在今镇江关北方的岷江西岸（32°20'53.61"N，103°44'12.36"E，海拔2,524米）插入岷江，由于牟尼沟只有36公里余，而且没有向西的出路，除了作为松州的屏障以外，没有其他作用。

羊洞河河谷，位于洛稽山棱线东北；纳溪沟河谷，位于洛稽山棱线西南，都是唐人进出吐蕃的交通孔道，分述如下：

1. 羊洞河河谷，在洛稽山棱线的东北

羊洞河，一名羊同河，在今川主寺镇注入岷江（32°46'48.10"N，103°37'22.20"E），川主寺镇位于松州北方，海拔2,950米，与松州城海拔2,858米，相差无几。距离松州城，水路20.692公里（46.761唐小里），陆路16.397公里（37.055唐小里），《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大定戍，在县北四十里”，以方位与距离计算，川主寺镇很有可能就是大定戍的所在。

羊洞河自西而来，大幅度地切割了南北两侧的高山，形成平坦的宽谷，因而具备交通孔道的条件，现有G213国道通行。G213国道从川主寺镇沿羊洞河谷西行，约20.607公里（46.569唐里）到两河口（32°54'7.59"N，103°31'16.48"E），海拔只有3,165米，20公里间高差只有215米，相当平缓。通过两河口以后仍走G213国道，改沿堕百柯河谷（羊洞河支流）西行27.543公里（62.244唐小里），至G213国道与瓦松路的分支路口（32°57'41.97"N，103°20'53.62"E），在这个分路点上，G213继续北行，约96.016公里可到黄河支流黑河流域的若尔盖县，约169.166公里到红星镇（34°5'53.50"N，102°44'33.98"E，3,180米），已经在白龙江上游了。继续由G213国道沿白龙江上游西行约181.277公里（409.666唐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32，“交川县，（下，北至州三十四里。）……洛稽山在县西北七十五里”，第810页。此处“州”指松州。交川县应在今安宏乡（32°30'29.46"N，103°38'23.78"E）。

小里), 可到郎木寺镇。

在上述分路点上, 分出一条支线, 今名瓦松路, 向西约104.376公里(235.878唐小里)至瓦切镇(33°7'37.10"N, 102°37'32.36"E, 3,457米), 进入同为黄河支流的白河流域。如果不停留, 继续北上至603.839公里处(1364.6唐小里), 可到黄河边上的唐代廓州(今青海贵德县), 廓州为陇右节度使所辖州郡, 是唐蕃相抗的前线地域。^①

G213国道和支线瓦松路所经过的这些地区, 本是吐谷浑、党项、羊同诸羌的领地, 羊洞河的名称也自羊同羌而来。到唐高宗、玄宗时期, 逐步为吐蕃所占领, 《旧唐书·吐蕃传》所说“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 东与凉、松、茂、嵩等州相接”^②即此。唐蕃两国的边界逼近到川主寺镇, 《通典》所说“西北到吐蕃界五十里”^③, 即指川主寺镇西北, “北至吐蕃界九十里”^④, 约在岷江之源, 即今江源圣地之北。至于白龙江, 它本是陇南的最大河川, 唐朝的叠州、芳州、武州都在白龙江上, 也是唐蕃交锋的地点。距离叠州不远的红星镇(34°5'53.50"N, 102°44'33.98"E), 是吐蕃的重要边镇, 所以, 吐蕃有重兵结集在这里, 是很自然的事。从海拔变化很小可知, 这条道路的地形相当平缓, 不论唐军西出或吐蕃南侵, 或是今人修建国道, 都以此为要道。

2. 纳溪沟河谷, 在洛稽山棱线的西南

纳溪沟位于松州南方, 与岷江汇合的溪口在今镇江关镇之南(32°19'11.84"N, 103°43'11.61"E, 2,478米), 水路距松州城46.807公里, 它有一条大支流, 名冬亚柯, 自西来汇, 合流之处(32°40'1.45"N, 103°20'12.77"E, 3,098米), 距离纳溪沟注入岷江口约78.665公里。

纳溪沟是一条奇特的山中溪沟, 它的河宽最多二三十米, 一般水量不大, 但全长却达150.201公里。^⑤由于它呈现南北走向, 其河谷正好成为吐蕃进入岷江的天然孔道。更特别的是, 它在距离岷江口约118.889公里处(32°55'21.12"N, 103°23'42.76"E, 3,448米), 与G213互相穿越而过, 也就是说, 这条河谷能与前述羊洞河河谷的道路相通。不过, 虽然纳溪沟与羊洞河之间有通行的可能性,

① 笔者另有“松州地形、山脉棱线、河川、道路与唐蕃关系图”。图中以山顶棱线的走向与越岭垭口的分布, 指出西山主棱线包围其外, 次棱线切割于内。大唐与吐蕃战争, 只能发生在三个越岭口所通过的交通线上。详见笔者“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

② 《旧唐书·吐蕃传》卷196上, 第5224页。

③ 《通典》卷176, 第4619页。

④ 同上。

⑤ 从岷江口到红土镇(32°23'4.31"N, 103°28'23.71"E)长33.09公里, 称为纳溪沟, 以北称为热雾隆注, 本文为方便起见, 统称纳溪沟, 不作分别。

但现在并没有既成道路连结纳溪沟河谷与G213国道，虽然有两段分别从南北两端出发的简易道路，但都各自终止于荒山中，并没有相连。^①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唐初以来到开元、天宝年间，剑南西山与吐蕃战争中最重要的交通孔道，乃是松州经由今镇江关镇到阿坝县城所通行的这条路线。这条道路从松州南下，行驶G213国道约44.388公里，在镇江关镇南进入纳溪沟河谷，沿河西北而上的是一条县道（今为松黑路），行驶71.891公里，可至前述支流冬亚柯汇合处，向西行，沿冬亚柯河谷行走17.443公里后，将会遇上西山北环棱线的第一号越岭垭口（32°43'56.63"N，103°13'40.30"E，3,569米），合计自岷江口至止约89.198公里。^②

越过第一号越岭垭口之后，还没有离开北环棱线的大包围圈，而是进入黑水河支流毛儿盖河上游库崮曲的流域。黑水河是注入岷江的大支流，详见下一小节。毛儿盖河（一作毛尔盖河）相当长，其北段已经进入了吐蕃界。县道出第一号越岭垭口之后，西行约7公里，会遇上自南而来的一条沿毛儿盖河修建的道路，然后继续向西北方行驶41.551公里，在毛儿盖河源头的西边（32°48'11.37"N，102°57'10.65"E，海拔3,754米），越过低平的分水岭，此为第三号越岭垭口。

出第三号越岭垭口之后，便离开了北环棱线的包围圈，进入黄河支流白河上游支流阿木曲，约行64.731公里，可到白河上的龙日镇，出龙日镇再西行，会遇到省道S209及S302，约行130.282公里到此路终点阿坝县城。这条松坝公路，应是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松州和吐蕃东境往来的主要道路，唐蕃争夺十分激烈的安戎城、唐代设置的维州，甚至保州、奉州，大约都在这一带，最远应不超过龙日镇周边。所以，我建议将开元、天宝时期的维州，定位在龙日镇。

为了控制这条道路，唐朝把纳溪沟河谷从松州分割出来，设置了当州和悉州。《旧唐书·吐蕃传》说，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七月薛仁贵在大非川败绩之后，“自是吐蕃连岁寇边，当、悉等州诸羌尽降之”。^③为什么吐蕃打败薛仁贵之后，投降的是当、悉诸羌，就是因为纳溪沟河谷乃是吐蕃必争的交通要道，而当、悉两州就设置在纳溪沟河谷内。

当州与悉州既然设置在纳溪沟河谷中，凡是建立州县，必定需要相当充分的建筑土地面积，在这里有两个最适合设置州县的选择，一是燕云乡，一是红

①这两条小路，其北侧一端止于32°50'56.07"N，103°22'12.85"E处，南侧一端止于32°47'28.44"N，103°20'34.01"E处，以河道计算，相距约10.944公里。

②笔者另有“松州西方三个越岭口的放大详图”，本图放大来看三个越岭口和周边州郡的关系，详见笔者“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

③《旧唐书》卷196上，第5223页。

土镇。

燕云乡(32°38'6.97"N, 103°21'17.17"E, 海拔3,105米), 距离岷江口, 水路约73.859公里, 陆路约67.891公里; 距离松州水路约120.666公里(272.692唐小里), 陆路约112.279公里(253.738唐小里)。《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都说:“(当州)东北至松州三百里”,^①燕云乡距离松州虽然只有272唐里, 尚不满三百里, 但方位符合, 距离也相近, 又是松州和吐蕃交通的重要控制点, 所以, 我认为“当州”应该定位在这里。唐代当州首县为通轨县, “通轨”二字的得名, 应与它作为出入唐蕃的交通孔道特性有关。

红土镇(32°23'14.28"N, 103°28'13.04"E, 海拔3,105米), 距离岷江口, 水路约33.463公里, 距离燕云乡陆路约35.243公里(79.645唐小里), 水路约40.335公里(91.153唐小里)。《太平寰宇记》“当州”条云:“东南至悉州界四十里。”如果当州到悉州界40里, 那么, 当州和悉州两个州城之间相距八九十里, 也属合理。况且, 这里是纳溪沟支流热雾隆洼注入纳溪沟的汇合口, 有充分的平地可供利用。

更重要的是, 在西山大小棱线的包围之下, 纳溪沟河谷、黑水河河谷、杂谷脑河河谷、二河河谷、三河河谷等各个水系, 都被分隔切割, 无法互相交通, 唯一的越岭垭口, 只有莫沃山垭口(32°18'13.09"N, 103°22'50.33"E, 海拔3,771米)在悉州之南。现在有一条公路, 自今红土镇, 沿热雾隆洼河谷南行, 穿越莫沃山垭口之后, 前行到今渔客路口, 折而南行, 可以沿小黑水河, 通往黑水河流域的柘州、静州、恭州三州。这是纳溪沟与黑水河两个水系的联络要道, 因此, 我认为唐代悉州应该定位在红土镇。^②

唐代去今已远, 只能依据文献来判断八州的位址, 因而每一个定位必须兼顾文献记载、山川地形、交通条件等各种现实因素。以悉州为例, 把悉州定位在今红土镇, 并非完全没有疑虑。因为若以《元和郡县图志》的悉州四至八到来验算的话:

八到: 东北至上都二千三百里, 东北至东都三千二百一十里, 东至翼州二百二十里, 西南至静州六十里, 东南至成都府六百五十里。^③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32, 第816页。《通典》卷176云“西南到江源郡三百里”, 江源郡便是当州。第4619页。

②笔者另有“莫沃山垭口与悉州、柘州的越岭交通路线图”, 详见笔者“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32, 第817页。

“东北至两京”“东至翼州”“东南至成都府”，都必须先出镇江关镇，进入岷江，然后才分别向南、向北而行。实测红土镇至镇江关镇的岷江口，水路33.463公里，北行至松州45.298公里，合计78.761公里（178唐里），合计松州至上都1900唐里，共计2078唐里，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东北至上都二千三百里”，还是有差距。

南行的话，红土镇至镇江关镇的岷江口水路33.463公里，镇江关镇沿岷江至翼州39.47公里，合计72.933公里，换算为164.82唐里，比“东至翼州二百二十里”为少。又，镇江关镇沿岷江至茂州94.476公里，合计127.939公里，换算为289.128唐里。茂州距成都约470唐里，合计759唐里，多于《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东南至成都府六百五十里”。

又，“西南至静州六十里”，实测77.391公里，换算为174.89唐里，也不相合；不过，“西南至静州六十里”一语本身并不合理，所以，此处的差距可以不讨论。

总之，如果把悉州定位在今红土镇，四至八到尚存在着一些误差。但是，如果不把悉州定位在今红土镇，从山脉、河川、交通条件，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定位点。而且纳溪河谷与黑水河谷之间有高大的棱线，几乎完全隔断双方，只有莫沃山垭口是唯一的交通孔道，唐人设置州郡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其次，若不定位在红土镇，比较可能的位置是在莫沃山垭口之西的小黑水河畔的渔客路口，如果这样的话，四至八到的里程虽然比较接近，^①但两《唐书》所记载的战役都是“当、悉”连言，如果把悉州远远的放到渔客路口，“当、悉一体”的形象就破坏了，并不是很好的决定，因此，我最后仍将悉州定位在红土镇。

（三）岷江西岸西山主棱线北段黑水河流域与柘、静、恭、真四州

前一小节中，以松州与吐蕃交通为主轴，讲述了西山地区北部。接下来再介绍重重高山峻岭包围下的黑水河谷。

在这个复杂的山区中，有一条明显的西山主棱线和纵横交织的次级棱线，高达4000—6000米的强大屏障，把黑水河谷完全包围起来，包围圈内，山高谷深，是西山熟羌的州郡。包围圈外，也就是西山主棱线以西，是吐蕃一侧的平坦高原地形，为生羌的居地。高大的山顶棱线，隔绝了唐蕃两方的接触。

西山主棱线的北端起点，可定位于32°18'50.76"N，102°39'42.53"E，海拔

^①如果将悉州定位在莫沃山垭口之西的今渔客路口，至茂州132.965公里（300.49唐里），合计至成都770唐里。渔客路口至松州120.537公里（272.4唐里），至上都2272唐里；渔客路口至翼州114.709公里（259.229唐里）；渔客路至静州35.625公里（80.508唐里）。如果单单从里程来看，比较接近。

4,224米处（在这一点以北的棱线称为“北环棱线”），西山主棱线的南端代表点，可以这条棱线的最高峰幺妹峰（ $31^{\circ}6'23.37''\text{N}$ ， $102^{\circ}54'12.64''\text{E}$ ，6,247.8米）为代表，全长约190.54公里。这条主棱线的海拔平均约4,750米。

在西山主棱线和次级棱线的切割下，形成了“黑水河、杂谷脑河、二河三河”等三个大型的河谷，本小节以“黑水河谷”为纲领，下一个小节以“杂谷脑河”为纲领，“二河、三河”只简单带过。各小节中，分别解说分区内的山川结构、交通状况，并且进一步评估唐人与吐蕃战争的可能性。

1. 西山主棱线北段与黑水河

首先，是黑水河流域。

黑水河是西山地区内最大的岷江支流，它在 $31^{\circ}50'31.87''\text{N}$ ， $103^{\circ}41'33.48''\text{E}$ ，海拔1,658米处注入岷江，入江之处，今地名为两河口，可能是唐代的翼水县。北距翼州约26.004公里（58.766唐小里），过翼州之后，继续再向北行，距松州约110.702公里（250.174唐小里）。南距茂州约29.092公里（65.745唐小里）。

黑水河干流全长151.105公里，上源已经在西山主棱线下。黑水河有众多支流，其中大的支流自北而南有多支沟、德石窝沟、达古河、毛儿盖河、龙坝沟、赤曲等六条。最主要的是毛儿盖河。

毛儿盖河的干流长达152.373公里，它也有三条大支流——老熊沟、羊拱曲、小黑水河。小黑水河长64.4公里，水量丰富，在 $32^{\circ}6'19.15''\text{N}$ ， $103^{\circ}12'20.63''\text{E}$ 处注入毛儿盖河，汇合口的旧地名也是两河口，已没于水库下。此区现在修成了毛尔盖水电站大坝，坝顶海拔1,995米，位于 $32^{\circ}4'22.39''\text{N}$ ， $103^{\circ}13'45.57''\text{E}$ ，库区向黑水河上游延伸了12公里，向毛儿盖河上游延伸了15公里，是相当大型的水库。

河流的命名，在不同年代、不同河段可能会存在差异，毛儿盖河也不例外。它的上游在唐家坝村（ $32^{\circ}44'20.30''\text{N}$ ， $103^{\circ}9'25.19''\text{E}$ ）接受了一条无名的支流，汇流口以北称为拉唐曲，以南称为库崆曲，库崆曲流经草原村（即第二号越岭垭口），接纳了自西而东的老熊沟，继续下行到与羊拱曲交汇的河口（ $32^{\circ}32'39.14''\text{N}$ ， $103^{\circ}1'40.64''\text{E}$ ，海拔3,140米）起，才称为毛儿盖河。不过，一般行文的时候，如非必要，不特地作分别，统称毛儿盖河。

前文说过，西山主棱线的北端定位在 $32^{\circ}18'50.76''\text{N}$ ， $102^{\circ}39'42.53''\text{E}$ ，海拔4,224米处，这里正是羊拱曲和打古河（达古河）的源头，这一点的北面，西山主棱线向东北延伸，包围着羊拱曲向东北而去，我称为“北环棱线”。到 $32^{\circ}47'24.46''\text{N}$ ， $102^{\circ}58'2.64''\text{E}$ 才下降到4,000米，下降以后高度不足4,000米

的棱线，向西北再延伸3.3公里，就是三号越岭垭口的所在（32°48'11.37"N，102°57'10.65"E，海拔3,754米），此地虽然是毛儿盖河上游与白河上游阿木曲的分水岭，但双方河床的高度与垭口海拔都十分接近，因而成为便利的越岭垭口，前述松坝公路就是在此处进入白河流域。

在第三号越岭垭口以北，这条北环棱线向东北伸出，完全包围了毛儿盖河的上游库崆曲，不久就再度攀升到4,000米以上，不过只延伸了11.054公里，又再度降到4,000米以下，接着都在低位，又经20.752公里才升高到4,000米以上，纳溪沟上源就在这里，这里也是纳溪沟与毛儿盖河的分水岭，以下这一段棱线，改称“纳溪沟棱线”，经过14.199公里后又降低到4,000米以下。前文说过，纳溪河谷在32°42'43.13"N，103°9'49.55"E，海拔3,343米处有一个垭口（即第一号越岭口），松坝公路曾在此越岭。以后，这条棱线向东分出一段支棱，一直在4,000米以下盘旋23.139公里，到毛盖儿河与老熊沟的汇合口（32°39'46.38"N，103°8'29.77"E）的西方才结束，结束处海拔3,610米，与毛盖儿河谷的草原村，高差约300米；草原村的西侧也有一条支棱线，结束处海拔3,590米，在此对峙如门，形成超过一公里以上的宽谷，这就是第二号越岭口（草原村垭口，32°40'10.20"N，103°7'57.29"E），距离第一号越岭口不远，仅约5.621公里。^①

从客观形势来看，西山地区与吐蕃往来的交通孔道，与毛儿盖河穿越北环棱线的两个越岭口，关系密不可分。毛儿盖河上游已经在吐蕃界，草原村垭口所在的第二号越岭口，海拔只有3,277米，从草原村垭口以北的毛儿盖河长达53.449公里，沿河两岸的坡度平缓，河谷宽度经常维持在五六百米以上，河宽经常在20米以上，水量十分丰沛，这些条件，正是作为交通孔道的必要条件。所以，不论是从松州南下经过纳溪沟的松坝公路，或是从黑水河流域北上的道路，都利用这条毛儿盖河谷，溯流到上游的分水岭，再进出第三号越岭口（32°48'11.37"N，102°57'10.65"E），与黄河支流的白河水系相接。

《旧唐书》与《新唐书》所载的唐军与吐蕃的交战，应由此道进出。如果吐蕃想侵袭松州，进入毛儿盖河谷（库崆曲）之后，可以从第一号越岭口东下当州、悉州、镇江关，进而北取松州。如果吐蕃的目标是西山八州，则由第二号越岭口南下，先取柘、静二州，唐人在黑水河流域便无险可守。

回头看杜甫《奉和严大夫军城早秋》这首诗，诗云：

秋风裊裊动高旌，玉帐分弓射虏营。已收滴博云间戍，更夺蓬婆雪外

^①笔者另有“黑水河流域的四面棱线与北方缺口图”，详见笔者“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

城。^①

从时间来看，作诗之时，战事尚未发生，末二句“已收滴博云间戍，更夺蓬婆雪外城”二语，只是以典故手法，预为祝祷而已，并非写实。但这两句所指的蓬婆山就是雪山，与滴博都在柘州。而且，实际的战争，随后便发生了，这就是《旧唐书·崔宁传》记载崔旰（崔宁）收复西山柘、静等州之事：

久之，吐蕃与诸杂羌、戎寇陷西山柘、静等州，诏严武收复。武遣旰统兵西山，旰善抚士卒，皆愿致死命。始次贼城，周围皆石砾，攻具无所设。唯东南隅环丈之地，壤土可穴，谍知之以告。旰昼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数百里，下城寨数四。番众相语曰：“崔旰，神兵也。”将更前进，以粮尽还师。武大悦，装七宝舆迎旰入成都，以夸士众，赏赉过厚。^②

崔旰乃崔宁的本名，两《唐书》记载严武的战绩都相当可疑，只有这一段很明确。首先要注意“吐蕃与诸杂羌、戎寇陷西山柘、静等州”之语，^③吐蕃固然是唐军的敌人，但西山的羌族本来是唐的臣属，柘、静两州的刺史都是受唐朝封号的熟羌，现在一部分羌人反叛，联合吐蕃来攻，因而崔旰（崔宁）率领汉兵来柘、静平叛。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柘、静两州？第一，松州已经沦陷，当、悉二州可能也已失守，即使当、悉二州尚未失守，因为松州要害已失，唐蕃双方不必再争当、悉了。第二，柘、静二州位在黑水河流域的腹心，得柘、静，则北出吐蕃，西守恭州，东封翼、茂，就可以拥有黑水河流域的全境。吐蕃进入西山八州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张领土，因而挑拨柘、静二州羌人叛唐，才引起剑南节度使严武派遣崔宁来镇压。

在讨论本区时还应注意两点，第一点，在西山主棱线北段的中间位置有一个垭口，就是第四号越岭口（雅克夏雪山垭口，海拔4,294米，位于32°13'58.89"N，102°35'56.00"E），在开元、天宝时期的唐蕃战斗中可能扮演奇袭的密道，所以，在它东侧的今黑水县城需要建立恭州，来作攻防管理。第二点，在西山主棱线北段与中段的区分点上，有一支向东伸出的高大棱线，一直

① 杜甫：《宋本杜工部集》卷13，台北：学生书局，1970年，第13页b。

② 《旧唐书》卷117，第3398页。

③ 戎就是吐蕃，不知何以重复？唐人称党项为羌、吐蕃为西戎，十分常见，不需举证，今仅举党项、吐蕃并举的例子，如《旧唐书》卷138《贾耽传》，“西戎乃群羌之帅”，第3784页。又，同书卷147《杜佑传》云“臣伏见党项与西戎潜通”，第3979页。

延伸到黑水河注入岷江的出口，完全截断了黑水河流域与杂谷脑河流域，我称为“黑水河南面棱线”。就在这条横向棱线的稍南方，有着第五号越岭口（鹧鸪山垭口），因为位处上述“黑水河南面棱线”之南，而且此区山岭盘结，全无道路，因而第五号越岭口（鹧鸪山垭口）与黑水河流域的交通完全无关。

正因为四周高大的棱线几乎完全封锁，使得唐蕃战争一直限制在黑水河流域和西山主棱线以西以北的地区，至于杂谷脑河流域，则完全被隔绝在开元、天宝的争战之外；后人将平戎城、天宝军、保州、维州都放到杂谷脑河流域，是错误的，其故在此。

2. 柘州

柘州的位址可能在毛尔盖水库库区的北端、今扎窝镇南方毛儿盖大桥（约32°8'39.37"N，103°9'49.59"E）以北的山谷，这里有宽阔的土地可供建立州县，而且位在向北进入蕃界的道路控制点上。

柘州在《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是“东北至上都二千二百六十里”，考量《元和郡县图志》所云“松州至上都一千九百里”，柘州赴上都里程的计算方式，应是取道松州的。具体来说，从柘州到松州360唐里。^①依公路实测，自松州沿岷江南下，至镇江关镇43.004公里，自镇江关镇进入纳溪沟至红土镇32.437公里，红土镇至莫沃山垭口23.381公里，莫沃山垭口至渔客路口18.385公里，渔客路至扎窝镇南方毛儿盖大桥西端约25.193公里，合计142.373公里，换算为321.75唐小里；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360唐里，相差不多。

至于《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柘州，仪凤二年置，以山多柘木，因以为名。其城四面险阻，易于固守。有安戎江、蓬婆水，在州南三十里”^②，后一句不易解，安戎江、蓬婆水既是两条不同的河流，“在州南三十里”，是指安戎江在州南三十里？还是蓬婆水在州南三十里？如果从蓬婆山来看，蓬婆水可能是毛儿盖河，那么安戎江会不会就是黑水河呢？如果黑水河就是安戎江，则“安戎江在州南三十里”便完全合理了。但研究不能立足在“假如”上，大家参考就好。

柘州的位置也不可能离开毛儿盖大桥太远，因为柘州必须维持与悉州的交通，必须能够方便地进入小黑水河谷。从现地来看，毛儿盖河与小黑水河中间有着高大而陡峭的分水岭，毛儿盖大桥位在分水岭的南端，山势已趋平缓，山顶高差只有300米（目前公路是凿隧道而过），山势越向北方，落差越大，到今扎窝

^①《太平寰宇记》作“东北至松州二百六十里”，“二百”应是“三百”之讹。第1614页。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32，第818页。

镇与知木林镇两地的连线时，直线距离不过3公里，山上山下的高差已达1000余米，显然不利于进出小黑河谷，不利于与悉州联络。考虑了种种条件，才将柘州定位在毛儿盖大桥西端北面的河谷。

柘县是柘州的附郭县，《元和郡县图志》“柘县”条下又云：“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县西北一百里。柏岭，在县北八十里，岭北三十里至白崖驿，与吐蕃接界。”^①前举杜甫《军城早秋》诗送崔旰（崔宁）出兵平定柘、静两州时，使用了“滴博”“蓬婆”两个地名，就是因为崔旰（崔宁）进军的柘州即蓬婆雪山所在的州县。

蓬婆山又名蓬婆雪山，简称雪山，其实这就是西山主棱线的北段，为大唐与吐蕃之界。至于与吐蕃接界的白崖驿，是先经柏岭，再到白崖驿，据《元和郡县图志》计算，应在柘州的西北110里，110唐里换算为48.675公里，实测现地的道里，柘州柘县城到与吐蕃的接界，绝对不可能只有110唐里的距离，因此，我怀疑“柏岭，在县北八十里”的里数有误。最可能的情况是，将柏岭定位在今毛儿盖镇，该镇距离柘县约73.776公里（166.725唐里），如果这样的话，八十里就可能是一百八十里之误；毛儿盖镇再向北陆行约11.91公里（26.915唐里），就是前述第二号越岭口（草原村垭口），这是毛儿盖河上第一险要处，左右两山有关口之形，过此以往，便无险可守，白崖驿的定位，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其距离也与“岭北三十里至白崖驿”相合。

滴博戍，在李商隐诗中写作“的博”，为同音互用。^②滴博戍与白崖驿应有紧密关系，因为“柏岭”“白崖”“滴博”三个地名，其中博、柏、白三字同音，极可能就是同一地名的异称。又，依照七言绝句诗的句法和章法，“已收滴博云间戍”的顺序发生在“更夺蓬婆雪外城”之前，如果滴博云间戍就在草原村垭口，出了滴博戍，前往西山主棱线以西去征战，就是前往“蓬婆雪山之外”了。西山主棱线以西的“蓬婆雪外城”有哪些城？应是安戎城（平戎城）、保宁都护府、维州这些开元、天宝年间的争战之地。杜甫希望崔旰（崔宁）率领的剑南军进攻蓬婆雪山以外之城，也就是走出白崖驿，进入吐蕃界作战。从地理方位、交通方向、历史使命三者而言，都是非常符合的。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32，第818页。

②《全唐诗》卷541，李商隐《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南诏应闻命，西山莫敢惊。寄辞收的博，端坐扫欃枪”，第6243页。杜七兄仆射相公即杜悰。《旧唐书》卷18下《宣宗本纪》载：“（大中三年）九月辛亥，西川节度使杜悰奏收复维州。”第624页。诗中所咏即此事。但李商隐是以运用典故的写作技巧，使用了西山典故，不能确指地点。

3. 静州

静州，据《元和郡县图志》所云：

八到：东北至上都二千二百九十里，东北至东都三千一百五十里，东北至悉州六十里，西北至柘州三十里，南至赤和县三十五里，东北至当州六十里，北至茹州六十里。^①

比较柘州与静州到上都的里数，静州应在柘州之南三十里，入京的道路需要经过柘州，再北上松州。这种解释，也与静州“西北至柘州三十里”相合。但是，除此之外，“东北至悉州六十里”“南至赤和县三十五里”“东北至当州六十里”“北至茹州六十里”，皆无法解释。有人可能会怀疑四至八到的里数是指州界，事实上并无依据也不可信。^②八到中，到上都之后再至东都，相差850里，正是两个京城的距离，见同书《河南府》：“西至上都八百五十里”，而且，“东北至上都二千二百九十里”，也是指经过一个又一个州城的里数总和，并非州界到州界。因此，我们只能得出“柘州”与“静州”十分接近的结论，其他的就很难再作申论了。具体来说，我认为静州可以定位在毛儿盖水电站大坝（32°4'22.39"N，103°13'45.57"E）这一带，这里是毛儿盖河与黑水河的汇流口，又遥接小黑水河，地位明显重要，而且与柘州相距约13公里，符合“西北至柘州三十里”的原文。

4. 恭州

《元和郡县图志》云：

恭州，开元二十四年析静州部落于柘州西置。东至柘州一百里，东南至茂州三百五十里。^③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32，第817—818页。

②再以《太平寰宇记》卷81《静州》为对比：“四至八到：东北至东京阙，东北至西京三千一百五十里，东北至长安二千二百九十里，东至悉州六十里，南至赤和戍城三十五里，南至维州一百三十里，西至平戎城一百里，北至茹和山十里，北至当州界六十里，东南至翼州临翼县岭聚镇一百三十里，西南至恭州界六十里，西北至柘州界三十五里，东北至当州六十里。”第1640—1641页。《元和志》之赤和县，《太平寰宇记》为赤和戍城：“东至悉州六十里”，《元和志》作“东北至悉州六十里”，里数不变，《太平寰宇记》又增加了“北至当州界六十里”“西南至恭州界六十里”“西北至柘州界三十五里”三个县界距离。“北至茹州六十里”改为“北至茹和山十里”，茹、茄字形相近，由于西山并无茹州，似应以《太平寰宇记》之修改为是。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32，第819页。关于恭州和茂州之间的方位里数，《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三书记载相同。

依此推算，恭州的可能位址，在今黑水县城。恭、茂、维三州的所在位置中，古今学者没有异议的只有茂州。下面我们以茂州为定点，实测上述引文所记载的里程。

先从今茂县沿黑水河逆流而上，逆推三百五十里：

茂县城北至黑水河口约29.092公里，换算为65.745唐小里，以“三百五十里”减去前数，黑水河口向西到恭州尚有284.255唐小里，相当于125.783公里。实测黑水河口至今黑水县城约94.132公里（212.73唐小里），尚不足31.651公里（71.525唐小里）。但是，黑水县以西的黑水河上游，除了距离15.258公里（34.481唐小里）的沙石多镇（32°6'13.54"N，102°48'32.97"E，海拔2,662米）以外，并无可供人居的河谷，古代也不可能在那些迄今没有居民村落的地方设立郡县。因此，只能忽略里数的差距，把恭州定位在黑水县。万不得已，最多是把恭州改定在沙石多镇而已。不论是把恭州定位在黑水县城或沙石多镇，都是在黑水河流域上，符合河川东注与交通道路的常态，都没有问题。

黑水河流域，今有黑水县城、木苏镇、红岩乡、维古乡、色尔古镇等主要的居民区。黑水县城是今名，明清旧称芦花城，自芦花城起算，沿黑水河向东测量到它与毛儿盖河的交汇口，约26.946公里，再沿毛儿盖河从河口北上测量到柘州（今扎窝镇南毛儿盖河大桥西端）11.613公里，合计约38.559公里，相当于87.139唐小里，与前举“恭州东至柘州一百里”，方位及距离还算接近。

唐人为什么要在此地设置恭州？可能与第四号越岭口（雅克夏雪山垭口，海拔4,294米，位于32°13'58.89"N，102°35'56.00"E）有关，在天宝前唐蕃战斗中可能扮演奇袭的密道。^①

从恭州沿S302省道向西北行驶57.08公里（128.994唐小里），就到了雅克夏雪山垭口，这个垭口是旧道所经，新修的道路建了一条长达2,302米的隧道，穿山而过，不经过这个垭口。越过雅克夏雪山垭口，以唐人来说，便是吐蕃界，西行到壤口乡（32°12'42.13"N，102°29'37.60"E，海拔3,580米），便是梭磨河，向北可到龙日坝（32°26'38.19"N，102°21'52.04"E，海拔3,560米），有道路与前述穿越第一、第二、第三越岭口而来的松坝公路相接。向南，可沿梭磨河而下，经梭磨乡、马尔康市（阿坝州州府驻地）、松岗镇，再沿绰斯甲河，到金川县，进入大渡河流域，南下康定。

雅克夏雪山垭口在现代虽然有S302省道通过，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印行的《四川省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之《石碉楼》及《下壤口》两幅，并没有看

^① 笔者另有“恭州与吐蕃交通形势图”，详见笔者“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

见任何道路，显示在清代并无越岭道路。这个垭口海拔4,239米，垭口两旁都是4,600米以上的棱线。即使是现代公路，也经常因冰封而停断，因而现在已经不再越岭，改而采取隧道通行，^①所以我并不认为以古代交通条件，唐人和吐蕃可以在这个山区进行大规模军事活动，但如有道路雏形，双方组织奇袭战，并非不可能。

从《元和郡县图志》可以看出，柘、静、真、恭四州相距并不远，但是唐蕃主要的交通路线都从北方来，而且从恭州北、西、南内外棱线密布的情形看来，^②三面高山封闭，仅余一水东下，一旦柘、静失守，咽喉被塞，只能不战而降，所以唐代文献中完全没有恭州的战争痕迹，可以想见其故。那么，又何必置州于此呢？我认为第四号越岭道路已经有了雏形，如果必要时，可作双方奇袭的密道，因而恭州的防御必要性就存在了。

西出四号越岭口之后，迎面而来的是梭磨河流域，在天宝以前，双方争夺的场域都在北方，梭磨河流域恐怕人迹无多。而且，梭磨河的交通重要性，必须沿河南下，西行到梭磨、马尔康、松岗，转入大金川，与南诏联络的功能才会显现出来。所以，唐人设恭州的目的，应是预防性的防御作用。

5. 真州

真州可定位在龙坝沟与黑水河交汇口的维古乡俄石坝村（31°58'37.16"N，103°20'27.16"E，海拔1,883米），距离黑水河注入岷江处约49.241公里（111.279唐里），与《元和郡县图志·真州》条“在合江镇西一百二十四里”，^③位置符合，距离相近。又与《元和郡县图志》指真州在悉州南的特征，也相符。^④

以上，就是我对西山八州中的柘、静、恭、真四州作的定位。

（四）岷江西岸西山主棱线中段与杂谷脑河流域

下面请看西山主棱线中段完全封闭下的杂谷脑河流域（一作杂古脑河）。

西山主棱线经过雅克夏雪山垭口之后，南行到31°53'5.62"N，102°40'50.28"E，海拔4,504米，以南就是西山主棱线中段。就在这个分段点上，向东发展

^①S302省道现已升级为G347国道，旧省道采取盘旋公路越岭，新国道则以雅克夏雪山隧道穿越而过，隧道东口在32°13'17.68"N、102°36'31.49"E，西口在32°13'23.43"N、102°35'1.99"E，长2,302米。

^②举例来说，在恭州北面有一条分支棱线，主山是达古冰山，它的上游在雅克夏雪山垭口的东北，冰山流下的打古河，又名达古河，注入黑水河。今人在达古冰山北面建设了森林游乐区，也为此而开辟了一条道路，可以行驶到达古冰山，但这些道路只到山岭下便停止了，并不能越岭。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32，第819页。

^④同上，“北至悉州界四十里”。

出一条高大的“黑水河南面棱线”，分隔了黑水河流域与杂谷脑河流域。这条棱线，从上述分段点开始，到 $31^{\circ}42'22.81''\text{N}$ 、 $103^{\circ}34'13.43''\text{E}$ 以前，长达119.838公里，全部在4,000米以上，中间最高峰5,116米，4,600米以上的山岭极多。下降到4,000米以后，还有31.67公里，才切入岷江。这条棱线的中途，又在 $31^{\circ}54'43.02''\text{N}$ 、 $102^{\circ}50'26.21''\text{E}$ ，4,530米，与 $31^{\circ}52'37.20''\text{N}$ 、 $102^{\circ}56'26.55''\text{E}$ ，海拔4,612米两个点上，分别向北和南各衍生出一条大棱，这些棱线大多数山岭都在4,300米以上。把黑水河以南、杂谷脑河以北这大片区域，以一重、两重的封锁，重重密闭。完全阻断了黑水河流域与杂谷脑河流域的交通。^①

先回到西山主棱线中段的分段点来，继续南行约114.959公里，到了 $31^{\circ}12'3.24''\text{N}$ ， $102^{\circ}53'58.75''\text{E}$ ，海拔5,336米处，就是西山主棱线南段的分段点。这段西山主棱线的东面，就是杂谷脑河流域。

上述“西山主棱线南段的分段点”，也从山顶上分出一条东行的高大棱线，沿着杂谷脑河谷的南侧向东延伸，我称之为“杂谷脑河南面棱线”。这条棱线全长约100.697公里，约有一半以上的山顶在4,700米以上，其中约40公里在5,000米以上，到 $31^{\circ}29'32.90''\text{N}$ 、 $103^{\circ}27'50.63''\text{E}$ ，才降至4,000米以下，但此后仅仅7.611公里，就切入海拔约1,477米的杂谷脑河，坡度相当峻急。它的另一条分支，从 $31^{\circ}25'53.51''\text{N}$ 、 $103^{\circ}24'8.84''\text{E}$ ，海拔4,897米处向南分出，仅仅20.464公里便直插入海拔约1,135米的岷江，岭势也十分陡急。

由此可知，杂谷脑河流域的西面、北面、南面，在三条棱线的包围封锁下，形成了密闭式的河谷，唯一的出口便是杂谷脑河注入岷江之处。

杂谷脑河水系的结构，比起黑水河水系相对单纯，除了干流之外，其他分别从河的南侧及北侧注入的支流，规模都很小。杂谷脑干流河道长约145.921公里，其上游发源于鹧鸪山，下游注入岷江，入江口在今汶川县威州镇的西方（ $31^{\circ}28'52.88''\text{N}$ ， $103^{\circ}35'1.52''\text{E}$ ，海拔1,332米），唐贞元以来移置维州于此，宋明清称为威州，近年才把汶川县城迁移到这里。

杂谷脑河的众多小支流中，最重要的是西北侧的来苏河，它以连接鹧鸪山垭口而知名。此外，自西北而东南，依次是猛古河、架棚沟、热水塘、杨罗沟、甲石口沟（甲司口沟）、一颗印沟、洪道沟、打色尔沟、蒲溪沟、孟董沟、汪家沟、南沟、甘溪沟、三岔沟、通化沟、曾头沟、龙溪沟。这些高山溪沟注入杂谷脑河的出口上有许多居民点，现在多已发展为城镇，例如距离河口21.466公里的通化沟口有通化乡，距离河口34.132公里的孟董沟口有薛城镇，距离55.568

^① 笔者另有“三面被高大棱线完全封闭的杂谷脑河流域图”，详见笔者“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

公里的打色尔沟口有杂谷脑镇，距离57.161公里的洪道沟口有理县（即清代理藩厅），距离87.124公里的热水塘口有古尔沟镇，距离118.417公里的来苏河口有米亚罗镇。

然而，虽然河谷中有这么多定居点，唐人却没有在这个河谷中设州，贞元以后迁移的维州，也只是把州治设在杂谷脑河与岷江汇合处的东岸，并没有深入河谷中。

现在河谷中的地名，有许多与《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天平寰宇记》相似或相同的地名，应是晚唐到宋代逐渐开发此区，才把旧地名带进去的。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都误以为薛城镇就是唐代维州，今人也有人把甲石口沟注入杂谷脑河处的朴头镇，认为就是唐代的保州定廉县，都是这个缘故。

保州只是天宝以前与吐蕃争夺西山主棱线以西的党项故地时所设的军城，与天宝维州一起，是吐蕃与大唐的前线战地，不可能设置在封闭而隔绝的杂谷脑河谷内。更何况谭氏《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定位都是任意为之，所定的位置离奇错误，例如他将保州定廉县定位在海拔4,330米的山顶雪沟中（ $31^{\circ}34'1.66''\text{N}$ ， $103^{\circ}8'19.35''\text{E}$ ），将平戎城定位在 $31^{\circ}25'41.13''\text{N}$ ， $102^{\circ}46'33.42''\text{E}$ 处，海拔4,308米，接近西山主棱线的雪崖上。此外，霸州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没有四至八到，完全无法查证，今龙溪沟上有灞州镇（ $31^{\circ}34'2.94''\text{N}$ ， $103^{\circ}32'12.41''\text{E}$ ，海拔1,587米），因为地名相似，有可能被联想为唐代霸州，但谭图却标记在 $31^{\circ}24'49.96''\text{N}$ 、 $103^{\circ}25'53.13''\text{E}$ ，海拔3,187米的荒山上，怎么可能呢？

事实上，唐人设立松、翼、茂三个正州和八个以上的蕃州，目的是军事和统治上的需求。杂谷脑河谷完全被高大的棱线包围，仅仅只有东向的开口，根本没有外敌入侵的可能，也没有对外作战的条件，自然没有设立军州的必要。不只杂谷脑河谷如此，在其南方的二河河谷和三河河谷这样广大的地区，历经宋、元、明、清，也一直只有汶川县管理，没有设置其他州县。

那么，包围着杂谷脑河的西山主棱线，到底有没有越岭的垭口呢？其实是有的。我们回到地图上，顺着西山主棱线向南行就可以看到鹧鸪山垭口，这就是第五号越岭口。曾有人将鹧鸪山称为蓬婆山，显然是错误的。

鹧鸪山垭口，位于 $31^{\circ}51'8.02''\text{N}$ ， $102^{\circ}40'22.52''\text{E}$ ，海拔4,155米。现在鹧鸪山有两条隧道，新建的G4217高速公路和G317国道都各自开了一条隧道来穿越鹧鸪山。在未有隧道以前，老路才经过这个垭口。G317国道的隧道位置在上述垭口南1.8公里，山顶海拔4,373米，隧道位置在海拔约3,360米的山腹中。隧道东口在来苏河西岸（ $31^{\circ}50'0.96''\text{N}$ ， $102^{\circ}41'0.99''\text{E}$ ），隧道西口在梭磨河支

流阎王桥沟北岸(31°50'49.73"N, 102°38'22.58"E, 海拔3,401米), 承接省道S209。在未有隧道以前, 绕行鹧鸪山垭口的越岭道路必须盘山迂回54.171公里, 才能从隧道东口走到隧道西口。

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测图、民国二十四年制版的《四川省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理番县马塘幅》, 已经绘有鹧鸪山垭口和连接的道路, 道路等级仅次于当时在巴朗山垭口新修的马路, 清王昶《蜀徼纪闻》也指出: 乾隆三十六年(1771)攻打大小金川时, 曾考虑从此路进兵, 但未实行。^①可以合理推论, 此地清代已有既成道路。沿路地名如山脚坝、尽头寨、鹧鸪山、阎王桥沟、苦竹沟、马塘、转金寺等, 现在都还在使用。不过, 纵使清代已经利用这个垭口, 我并不认为唐人能利用这个垭口来行军。

而且, 西山的主要交通干线是岷江, 吐蕃人已经占有了岷江上的主要城市松州与茂州, 直接挥师南下, 数十公里即可到杂谷脑河河口, 进行攻防或封锁, 何必穿越这么险峻的高山垭口? 事实上, 从贞元以来, 大唐与吐蕃的争夺点, 也正是在杂谷脑河口, 双方争夺的主城, 就是贞元维州。我在本文的第三节《天宝、贞元两个维州的问题》, 有清晰的解说。

(五) 岷江西岸西山主棱线南段与二河、三河流域

西山主棱线南段的二河、三河流域, 唐人未设州郡。

从前述西山主棱线南段起点(31°12'3.24"N, 102°53'58.75"E, 海拔5,336米)算起, 南下11.968公里, 便是西山主棱线上的最高峰——四姑娘山幺妹峰(31°6'23.37"N, 102°54'12.64"E)。

在幺妹峰的南方, 有三条支棱, 分别向东、西延伸, 第一道支棱插入二河和正河之间, 由于邻近幺妹峰, 大段盘旋在5,000米以上, 东行27.39公里才下降到4,000米, 再经9.233公里切入正河与二河的汇合口, 这道支棱十分复杂, 至少有两个分支在它左右。

第二及第三道支棱在巴朗山南方, 都十分高大。西支棱在小金县城之南, 我称为“小金棱线”; 东支棱在火井县(今火井镇)之北, 我称为“火井棱线”。小金棱线长达168公里以上, 是大渡河水系和青衣江水系的分水岭, 也阻绝了吐蕃与唐代邛、雅两州的大部分接触。火井棱线是二河水系和青衣江水系的分水岭, 它还有一条支棱, 海拔在4,000米以下, 向东到二河与岷江的汇合口映秀镇, 在今烧火坪(31°3'56.68"N, 103°28'54.94"E)插入二河, 距离岷江不足一公里。这一条支棱和北方的杂谷脑南面支棱, 把二河流域完全包围起来, 二河的

^①王昶:《蜀徼纪闻》, 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正编》, 清光绪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 第10页b。

唯一出口，也只有岷江口的映秀镇，情况与杂谷脑水系只能从今汶川县城出口，完全相同。

换言之，层层的高大棱线完全包围和阻绝了唐蕃交通，吐蕃势必不能由此侵扰邛、雅二州。唐朝既没有在杂谷脑河谷设置州郡，同样也没有在二河、三河流域设置州郡，更没有道路交通的记载。

由于全部西山研究的文字量太大，笔者另分出《杜诗“斩木火井穷猿呼”现地研究——剑南道邛雅防卫与驿道之GIS数位平台》一文，将可在笔者的“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下载。

二、唐蕃交争视野下的松州与西山

以上，我利用天空视角，对剑南西山地区作了全面的检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了解吐蕃与唐朝的军事互动，便可以得到更全面的认识，对于杜甫诗为何再三咏叹松州，也才能正确的理解。

（一）天宝以前的唐蕃大势

本小节设定在吐蕃与唐朝大规模竞争的条件下的双边关系。

事实上，唐蕃的争战从唐初以来就不曾间断，直到天宝八载（749）哥舒翰攻取石堡城，唐人才取得巨大的优势。但随即而来的安史之乱，迫使形势逆转，到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二年（821—822）双方划界时，唐人已有大量州郡陷于吐蕃。我在“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中画了一幅图，以唐代行政地名、河川、道路三项组成，^①紫红色的线条是《新唐书·地理志·鄯城县》所记载的唐使入藏道路，黄色是各州之间的驿路。图的中心位置有一条从松州通往黄河的道路，标记为G213国道。这是早期国道，并非高速公路。阅读本图者，可以先找到两个关键地名：“松州”和“石堡城”。这两地的直线距离约481.5公里，其间的大片土地，在南北朝到唐初，本是吐谷浑、党项的故地。从唐初到天宝年间，是唐蕃双方争食的土地。

松州，虽是剑南道西北角与吐蕃交界的重要边镇，但对于唐蕃攻略大势而言，从未居于主角的地位。

《新唐书·地理志·鄯城县》记载了唐藏通路，云：

（鄯城县）仪凤三年置。有土楼山、有河源军。西六十里有临蕃城，又

^①此图名为“唐蕃形势总图”，详见笔者“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

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军，二十九年没吐蕃，天宝八载克之，更名。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自振武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录驿，吐浑界也。又经暖泉、烈漠海，四百四十里渡黄河，又四百七十里至众龙驿。……^①

《新唐书》一直记载到“勃令驿鸿胪馆”和“赞普牙帐”，本文只节录了众龙驿以前的段落，省略后面的部分。这条古道，现在建有G109（共和县以北）、G214（共和县以南）两条国道，仍是西藏与青海间的主要道路。从地图上一看唐藏通路，就可以知道，松州离开吐蕃的主体很远。吐蕃进出大唐的道路，主要是取径青海湖东面的石堡城。

从唐初到玄宗在位的一百余年间，吐蕃已经占有大片吐谷浑故地，向黄河、湟水、洮河等三河的流域进兵，位于《新唐书》唐藏通路北端的控制点——石堡城，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石堡城位于今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日月乡，天地图所标的位置在36°28'48.86"N，101°8'48.96"E，海拔3,120米。附近还有哈拉库图城营盘遗址（36°27'35.59"N，101°9'3.82"E）、赤岭开元分界碑古迹（36°26'15.31"N，101°5'6.23"E，海拔3,487米），总称为日月山景区。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双方曾发生四次石堡城争夺战：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三月，唐军夺取石堡城。

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十二月，吐蕃夺取石堡城。

唐玄宗天宝四载（745）九月，唐军攻石堡城，不利。

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六月，唐哥舒翰攻取石堡城。

第四次石堡城战争，哥舒翰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在此建立神武军，此后唐朝的势力才暂时压制了吐蕃。吐蕃虽然一时不能北进，但是其向东方扩张领土的意志，并不曾一刻停歇，剑南西山主棱线以西，仍然不断发生军事冲突，《旧唐书》和《新唐书》所记载的西山战役，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一直不断企图北进的吐蕃，本来就有两个选择：一是西出青海湖的西侧，夺取河西走廊，然后进入今新疆地区；一是北出石堡城，攻取鄯州等一系列的三河

^①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0，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1页。

州郡。这两个企图，在大唐的反击下长期受到压制，但机会来了。

天宝十四载（755）冬至，安禄山反于范阳，次年，唐朝廷调发陇右、河西、朔方三节度使的兵力东防潼关，河陇之间几无唐军；接着，安西、北庭两都护府的精锐也被征发东来平乱。各州郡残存的兵力，明显无法自卫，理所当然，吐蕃几乎兵不血刃地接收了大量唐人州郡。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载各州失陷的时间，我作成了表3：

表3 陷蕃州郡次第表^①

州名	失陷时间	公元纪年	州名	失陷时间	公元纪年	州名	失陷时间	公元纪年
廓州	乾元元年	758	河州	宝应元年	762	凉州	广德二年	764
岷州	上元二年	761	临州	宝应元年	762	甘州	永泰二年	766
芳州	上元二年	761	鄯州	宝应元年	762	肃州	大历元年	766
叠州	上元二年	761	秦州	宝应二年	763	瓜州	大历十一年	776
成州			渭州	宝应二年	763	沙州	建中二年	781
兰州	宝应元年	762	洮州	广德元年	763	西州	贞元七年	791

上表中，我把石堡城以东的失陷州郡，一一标明了失陷的年份。同时，我也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在卫星地图中加以标示，收入我的“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中，^②我使用了三色标记：在乾元、上元年间失去的，以浅蓝色表示，在宝庆年间失去的，以深蓝色表示，在广德年间吐蕃侵入上都之役前后失去的，以粉红色表示。从地图上的分布点，可以明显看到吐蕃的攻击策略和顺位。此外，《元和郡县图志》并没有记录松州陷于西蕃的年份，依杜诗推算，松州可能失陷于广德二年（764）。

吐蕃的第一波攻势，是攻取廓州、叠州、芳州、岷州（地图中浅蓝色），目的在试探大唐撤军以后起兵东进的可能性。第二波攻势，攻取鄯州、兰州、河州、临州、渭州、秦州、成州（地图中深蓝色），等于是把吐蕃的国境线全面向东推进到“会州—秦州”这条线上。由于《元和郡县图志》把会州失陷的年份记到广德二年，所以，我在图中也加了粉红色，但我对这条记载存有怀疑。因为陇西右道上京有两条大路：“皋兰—宝鸡路”与“渭州—秦州路”，会州位于两路交叉的关键路口，吐蕃人既然在宝应二年（763）取成州，又在广德元年（763）取泾州，两次战役都必须经过会州，它不可能迟至广德二年才为吐蕃占领。在这

^①以上十八州郡的失陷年份，除了成州以外，都明确记载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成州虽然未记，但唐蕃划界时明确记载吐蕃东界至成州。

^②本图名为“陷蕃州郡次第图”，详见笔者“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

两波攻势之后，唐蕃的真实边界已经到了“会州—秦州”一线。第三波攻势，就是配合广德元年攻入上都之役而陷落的州郡。这次战争一发动，吐蕃大军就已经逼近奉天、武功，离长安不过三四日之程。为什么吐蕃进军如此神速？理由很简单，因为奉天以西的州郡早就沦陷了。^①

此时吐蕃与大唐的战争主要发生于北道，广德元年九月二十五日泾州降吐蕃，十月二日吐蕃至邠州，十月三日吐蕃至奉天，十月四日至六日在整屋激战，十月九日进入上都西京。在前述地图中，我也将“鄯州—兰州—渭州—会州—琵琶峡—平凉—泾州—邠州—奉天—武功”这条唐代通往上京的北道驿路完整地画出来了。吐蕃军的回程，取道凤翔，换言之，他们回程先取道唐玄宗入蜀的驿路，过凤翔、宝鸡之后，再经秦州返回会州，这就是唐代通往上京的南道驿路。以后的数次战争，如贞元二年（786）八月，“吐蕃寇泾、陇、邠、宁数道，掠人畜，取禾稼，西境骚然”，京师戒严，还是经由北道。贞元十三年（797）吐蕃寇灵州、盐州，韦皋从剑南西道出兵九道，分散吐蕃对北路攻击力度，吐蕃军也是经由北道。这些都表明，在唐蕃的交锋中，北道始终是主战场，而松州只能成为次要的陪副战场。

不过，松州对于吐蕃而言，一方面固然偏离了主要战线，而且距离吐蕃都城也太远，但从另一方面思考的话，如果吐蕃取得松州，不就可以在松州设置节度使，建立重要基地，经营岷江流域，南面对抗大唐的剑南道，成为东藏的军政首府吗？这种战略重要性，不是洮、岷、宕、叠等州可以相提并论的，因此，吐蕃必欲攻取松州，到广德二年终于成功。

（二）从松州和西山的唐人角度看吐蕃

接下来，我们从松州和西山的唐人角度来看吐蕃。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元和郡县图志》和《通典》所记录的“蕃界”：

柘州：柏岭在县北八十里，岭北三十里至白崖驿，与吐蕃接界。

嵩州：至德二年没吐蕃，贞元十三年节度使韦皋收复。

河州：振威军在天成军西一百余里，天宝十三年哥舒翰攻吐蕃雕窠城置。

廓州：东至河州三百九十里，西至吐蕃界树郭城三百二十里。^②

^① 笔者另有“广德元年十月吐蕃攻陷上都之役路线图”，详见笔者“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

^② 以上分见《元和郡县图志》卷32，第819页；卷32，第822页；卷39，第990页；卷39，第993页。其余灵州、凉州、肃州、沙州亦载有蕃界，与本文无关，不列举。

《通典》也载有吐蕃界：

交川郡松州：北至吐蕃界九十里，东南到通化郡三百里，西南到江源郡三百里，西北到吐蕃界五十里。

合川郡叠州：东至怀道郡二百四十里，南至吐蕃界三十里，西至吐蕃界九十里，北至临洮郡百八十里，东南到同昌郡三百四十里，西南到吐蕃界七十里，西北到吐蕃界七十里。

维川郡维州：东南到吐蕃界百六十里。^①

由于唐蕃多年争战，双方有时也觉得不安，曾经数次会盟划界，^②到长庆元年（821）十月会盟成功，^③并于次年在长安、葱刹（即大昭寺）和唐蕃交界处（藏文史书记载为“梅如”地方）树立三块一模一样的《唐蕃会盟碑》，才结束长期的战争。既然双方不断地在划界，那么，《通典》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吐蕃界，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但事实上，二书中所说的吐蕃界，并非乾元以后到长庆元年间历次新画的国界，而主要是唐初到天宝年间双方边界战争频繁时期的疆界。

由于古今地名变易、边政资料匮乏，上述《通典》和《元和郡县图志》这七条吐蕃界，有的地点不明，有的方位里数可疑，但是，如果放下枝节不去管的话，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柘州、河州、崑州、廓州、松州、叠州、维州都有和吐蕃的边界，换言之，侵入这些州郡的西面，就是侵入了吐蕃国界。

现在请放下全视角，改以“松州与西山”为出发点，向北观看与它接壤的吐蕃国境。

在天宝末年以前，唐朝将领从河湟向南进兵，或是从松州及西山向西及北进兵，他们必须面对的是广大的吐蕃国土。我们利用河川来检视，首先是唐土的部分，黄河在廓州以东的主要支流有湟水（鄯州）、大夏河（河州）、洮河（洮州）、白龙江（叠州），这些河流，犬牙交错，影响了大唐在陇右经略的经济、军事与交通结构。特别要注意的是，即使是离松州最近的叠州，也没有直接通往

①以上分见《通典》卷176，第4619、4620、4635页。

②《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下》，“德宗建中末，与吐蕃会盟于延平门”，第5263页。此为建中四年（783）唐蕃清水划界之后的会盟。又云“贞元三年，会于平凉”，第5264页。此次会盟于闰五月辛未，侍中浑瑊与吐蕃宰相尚结赞同盟于平凉，为蕃兵所劫，浑瑊狼狈遁而获免，崔汉衡以下将吏陷没者六十余人，不欢而散。

③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2，“（长庆元年十月）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与吐蕃论纳罗盟于城西；遣刘元鼎与纳罗入吐蕃，亦与其宰相以下盟”，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800页。

松州的道路，从叠州出发，必须迂回文州、扶州，才能到达松州。

然后是吐蕃的部分，廓州之西便是吐蕃国境，黄河在这里有两条支流：一为黑河，长约513公里，在33°58'5.85"N、102°8'8.33"E注入黄河；一为白河，长约264.5公里，在33°28'27.80"N，102°27'28.59"E注入黄河。黑河和白河的河床，全程分布在海拔3,450米到3,550米之间，属于高平的高原地形，河床的两侧即使有小山也十分平缓，与廓州以东大唐所辖地区都是山高谷深的险峻地貌，形成强烈对比。

此区现有数条公路，都以松州为起终点或主要经由点。主要是三条：一条是G213国道，自松州出发，经羊洞河河谷，进入白河流域的龙日镇，再经黑河流域的若尔盖县，然后继续北上到廓州黄河岸边，渡黄河至今化隆县；一条是瓦松路，自松州出发的G213国道，在中途分支出去，西行到白河流域的瓦切镇；一条是松州出发到阿坝县的松坝公路，这条县道从松州出发之后，利用纳溪河谷北上，进入吐蕃界，最后到阿坝县。此外，还有与松州没有直接关系的南北向道路，如S209之类，沿梭磨河谷南北通行。这些现代公路所经的路段，都是平坦易行的宽谷，依照古今道路传承的原理，可以相信唐代应该已经有道路了，即使如此，这片广大的地区，既然到现在仍然只有这几条道路，唐代的道路不可能超过现在的规模。

由此，我们可以思考唐人从西山入侵吐蕃的军事行动，究竟能打到哪里？后面还会谈到唐初至天宝间的历次战争，这里先举出鲜于仲通“长驱至故洪州，与哥舒翰陇右官军相遇于横岭，鸣鼓而还”这件事。

唐朝名将鲜于仲通参与了安戎城的战役，数年后，又收复平戎城，并建置了保安都护府，然后挥军与哥舒翰会师。据颜真卿《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铭》：

（天宝）六载，拜监察御史，公诛羌豪董哥罗等数十人，以靖八州之地。郭公（虚己）将图弱水西之八国，奏公入覲，元宗骇异之，即日拜尚书屯田员外郎兼侍御史、蜀郡司马、剑南行军司马。既略三河，收其八国，^①长驱至故洪州，与哥舒翰陇右官军相遇于横岭，鸣鼓而还。……遂拜公为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持节充剑南节度副大使。公当大任，既竭丹诚，射讨吐蕃摩弥城拔之，改洪州为保安都护府，蜚弱水为蕃汉之界，收户数十万，

^①《新唐书》卷158《韦皋传》有八国之名，“于是西山羌女、诃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远、咄霸八国酋长，皆因皋请入朝”，第4935页。其中有弱水国。

辟土千余里。……十一载拜京兆尹。^①

引文所记载的是鲜于仲通在天宝六载（747）到天宝十一载（752）之间的功业，令人怀疑的是“哥舒翰自石堡城南下与鲜于仲通在横岭会师”一事。此事据《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铭》所载，至少发生于天宝十一载或以前，然而《新唐书·吐蕃传》却说天宝十二载哥舒翰还在经营黄河九曲故地：

哥舒翰破洪济、大莫门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县，实天宝十二载。于是置神策军于临洮西、浇河郡于积石西及宛秀军以实河曲。^②

文中的“临洮”为“临洮郡”之省，即唐临州；浇河郡即唐廓州，都在黄河岸边。既然哥舒翰于天宝十二载仍在经营黄河九曲，便无可能于天载十一载之前，到西山主棱线以西与鲜于仲通会师。

今日的G213国道当然不同于唐代松州西山到廓州黄河岸的道路，但其行进方向与路线的经由，必定有大量近同之处，因此，参考G213国道来考虑哥舒翰的行军路线，是可以成立的。换言之，哥舒翰如果从石堡城南下之后，必须先至今贵德县（即引文中的“浇河郡于积石西”），然后沿黄河东行，经今尖扎县，进入G213国道，再循G213国道到松州。

问题是，这条道路虽然可以到松州，但除非再从松州南下，绕经今松坝路，其实是无法到西山主棱线以西的故洪州。故而，哥舒翰既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没有到松州城。若说他的部队会在西山主棱线以西之地与鲜于仲通会师，应是极度不可能的。墓志铭中所说的“长驱至故洪州，与哥舒翰陇右官军相遇于横岭，鸣鼓而还”，其实是不可能的任务。

“横岭”在哪里，虽然已无可考，从“收其八国，长驱至故洪州”的语顺可知，必定在西山主棱线以西，所谓“收其八国”，即“诛羌豪董哥罗等数十人，以靖八州之地”一事，鲜于仲通既然诛伏西山八州，再继续向前出战，他的作战范围都会在西山主棱线以西。所谓故洪州，本是生羌党项故地，贞观三年（629）招降党项所设，贞观七年更名彭州，^③其后复为吐蕃所有，天宝八载鲜于仲通重

①《全唐文》卷343，第3483—3484页。

②《新唐书》卷216上，第6087页。

③《太平寰宇记》卷81，“彭州，贞观三年处降党项置洪州，七年改为彭州”，第1635页。

新收复后，设置保宁都护府，^①因为之前已有洪州之名，所以称“故洪州”。

至于“铎弱水为蕃汉之界”，弱水疑为大金川，^②如果鲜于仲通的兵力已经能控制大金川，恐怕是大唐最远的疆界了。依照这样的叙述，唐人在这个地区，取得很大的胜利。

（三）安戎城与三城之名：天宝以前唐蕃战争只在西山主棱线以外

天宝以前大唐与吐蕃的争战，都沿着三套思维在进行。第一，是沿入藏道路行军，最后中止于大非川之败：

咸亨元年四月，诏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秋七月戊子），军至大非川，为吐蕃大将论钦陵所败，仁贵等并坐除名。吐谷浑全国尽没，唯慕容诺曷钵及其亲信数千帐来内属，仍徙于灵州。自是吐蕃连岁寇边，当、悉等州诸羌尽降之。^③

咸亨元年即公元670年。大非川，见于《新唐书·地理志·鄯城县》所载唐藏通路的一站“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录驿”，距离出发点鄯州鄯城县五百七十七里。此役之后，双方的争夺点退到石堡城，就是前一节开始所说的天宝年间石堡城之争。至于吐谷浑已在龙朔三年（663）为吐蕃所灭，此即“薛仁贵助其归国”的由来，唐军败后，吐谷浑全国遂尽没于吐蕃。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皆为吐蕃所有，羊同在松州西北，今羊洞河即其地。吐蕃以松州为界后，开始招降当、悉等州的羌人。当、悉二州是西山八州中的两个州，因此，史言“自是吐蕃连岁寇边，当、悉等州诸羌尽降之”，盖连后来之事，一并预记于此。

第二，是西山主棱线以西的战争，最后以广德二年（764）松、茂等州尽没于吐蕃而结束。

（仪凤三年）秋，……于茂州之西南筑安戎城以压其境，俄有生羌为吐蕃乡导，攻陷其城，遂引兵守之。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

①《资治通鉴》以为与石堡城神武军同日设置，见《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八载）闰月，乙丑，以石堡城为神武军，又于剑南西山索磨川置保宁都护府”，第6896页。

②《旧唐书》卷197《南蛮西南蛮传》，“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又云“弱水王即国初女国之弱水部落”，第5277—5279页。按：弱水国即贞元时西山八国之一，其所在女国又与茂州、党项、雅州相接，疑即大金川。

③《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第5223页。传文只载四月出发，未载战败于何时，同书卷5《高宗本纪》，第94页，载于“秋七月戊子”后，今据补。

凉、松、茂、嵩等州相接。^①

仪凤三年即公元678年。这个区域曾经出现的地名有安戎城、维州、保州、保宁都护府、故洪州等。可以说，薛仁贵败绩于大非川之后，经由此路入藏的作战就没有了。西山主棱线的战斗持续发生，都是边境的小规模战争。

第三，是防备吐蕃与南诏等国联合，如：

睿宗即位，摄监察御史李知古上言：“姚州诸蛮，先属吐蕃，请发兵击之。”遂令知古征剑南兵募往经略之，蛮酋傍名乃引吐蕃攻知古，杀之，仍断其尸以祭天。^②

西洱河蛮，亦曰河蛮，道由郎州走三千里，……显庆元年，西洱河大首领杨栋附显、和蛮大首领王罗祁、郎昆梨盘四州大首领王伽冲率部落四千人归附，入朝贡方物。其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绝吐蕃通蛮之道，生羌为吐蕃乡导，攻拔之，增兵以守，西洱河诸蛮皆臣吐蕃。开元中，首领始入朝，授刺史。^③

显庆为高宗年号，元年为公元656年。西洱河在云南大理市西，自洱海西南角流出，注入漾濞江，长约24.249公里。“西洱河蛮”距离大唐很远，记载中也只有这一次对唐朝作出敌对的态度。南蛮各国中最强大的南诏也在云南，吐蕃与南蛮的通路，只能经由大渡河和它的上游支流，即大金川、绰斯甲河、脚木足河、梭磨河等河谷往来，而位于大渡河下游的黎州、雅州、嵩州，便是大唐、吐蕃、南诏的接触点。因此，大唐要阻绝吐蕃通南诏之路，便是用兵于西山主棱线以西的梭磨河地区。反之，贞元中，因为南诏帮助唐人攻击吐蕃，吐蕃拟绝唐人通蛮之道，办法就是南取嵩州，如《新唐书·南诏蛮传》所说：

吐蕃君长共计，不得嵩州，患未艾，常为两头蛮挟唐为轻重，谓南诏也。……又闻唐兵三万入南诏，乃大惧，兵戍纳川、故洪、诺济、腊、聿賚五城，欲悉师出西山、剑山，收嵩州以绝南诏。^④

①《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第5223—5224页。

②《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第5228页。

③《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第6322页。

④《新唐书》卷222，第6277—6278页。

朐州，今为西昌市，与打箭炉（今康定）同在雅砻江畔，有道路经章谷（今巴丹县）至大金川，吐蕃欲攻南诏可由大金川南下，先取打箭炉，再攻黎州、雅州，然后南下朐州。

以上这三条攻略，症结其实只有一点，就是夺取西山主棱线以西的生羌之地。^①

在为数极少的唐蕃文献中，陈子昂的《谏雅州讨生羌书》，是非常杰出的一篇，这篇文章表面上是以雅州为重点，内容也确实反对开修雅州灵关路，但他所指出的生羌问题，才是西山以外长期战役的根本，见解十分深刻：

将仕郎守麟台正字臣陈子昂昧死上言。窃闻道路云，国家欲开蜀山，自雅州道入讨生羌，因以袭击吐蕃。执事者不审图其利害，遂发梁凤巴蜒兵以徇之。臣愚以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臣闻乱生必由怨起。雅之边羌，自国初已来，未尝一日为盗。今一旦无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惧诛，必蜂骇西山。西山盗起，则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守。兵久不解，则蜀之祸构矣。……

且臣闻吐蕃羯虏，爱蜀之珍富，欲盗之久有日矣。然其势不能举者，徒以山川阻绝，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顿饿狼之喙，而不得窃食也。今国家乃撤边羌，开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种，为向导以攻边，是乃借寇兵而为贼除道，举全蜀以遗之。此四事也。

……今执事者乃图侥幸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财不足以富国，徒杀无辜之众，以伤陛下之仁，糜费随之，无益圣德；又况侥幸之利，未可图哉？此五事也。

……往年益州长史李崇真将图此奸利，传檄称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国家盛军以待之、转饷以备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余州骚然大弊，竟不见吐蕃之面，而崇真脏钱已计巨万矣。蜀人残破，几不堪命。此之近事，犹在人口，陛下所亲知。臣愚意者，得非有奸臣欲图此利，复以生羌为计者哉？^②

此文首称“将仕郎守麟台正字臣陈子昂昧死上言”，陈子昂任麟台正字始于唐睿宗文明元年（684），文中又称“往年益州长史李崇真将图此奸利，……未二三

^① 笔者另有“生羌之地的争夺战示意图”，详见笔者“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在这幅图中，我处理了三点：第一，安戎城、保宁都护府、天宝以前的维州，大约都在今龙日镇一带；第二，唐军主要出兵之路，在第二越岭口这条路，白崖驿、滴博戍都在此越岭口一带；第三，唐人欲绝吐蕃通蛮之道，必须控制梭磨河及大金川，天宝维州的争夺，目的之一也在此。

^② 《全唐文》卷212，第2149页。

年”，李崇真任益州刺史，在光宅（684）年间，^①可知此次上书作于686年左右。

陈子昂所说的“窃闻道路云，国家欲开蜀山，自雅州道入讨生羌，因以袭击吐蕃”“奸臣欲图此利，复以生羌为计者”，关于雅州灵关路，另见笔者《杜诗“斩木火井穷猿呼”现地研究——剑南道邛雅防卫与驿道之GIS数位平台》一文第四节《邛、雅北面灵关古驿路与吐蕃进攻的可能性》。^②至于生羌之说，古代羌族活跃于今青海、陕西、甘肃、四川各省，羌人所建吐谷浑、党项皆在西羌故地，^③唐朝大力招纳羌人，来降者许以刺史之名，称为熟羌，尚未来降者称为生羌。唐人更于边界设关，允许熟羌进行贸易，以唐导江县之蚕崖关（约在31°2'16.37"N，103°33'5.59"E，今在岷江紫坪铺水库下）为例，此关为《唐六典》所载十三个“中关”之一，《白氏六帖事类集》之《羌互市格》云：“金部格云：敕松、当、悉、维、翼等州熟羌，每年十月已后，即来彭州互市易法，时差上佐一人，于蚕崖关外依市法致市场交易。”^④熟羌与生羌之区别，于此可见。西山八州既已为唐人所统治之熟羌，则生羌当指西山主棱线以西之羌人，其实皆指党项故地。党项既已不国，其地便成为大唐与吐蕃争夺之场，安戎城几次易手，陈子昂认为“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财不足以富国，徒杀无辜之众，以伤陛下之仁，糜费随之，无益圣德”，即指其事。

看清楚这一点之后，便可以了解以后唐玄宗时期诸战役的真相：

（开元二十六年九月）庚子，益州长史王昱及吐蕃战于安戎城，败绩。^⑤

（开元二十六年）时王昱又率剑南兵募攻其安戎城。先于安戎城左右筑两城，以为攻拒之所，顿兵于蓬婆岭下，运剑南道资粮以守之。其年九月，吐蕃悉锐以救安戎城，官军大败，两城并为贼所陷，昱脱身走免，将士已下数万人及军粮资仗等并没于贼。^⑥

（开元二十八年三月）壬子，益州司马章仇兼琼败吐蕃，克安戎城。五月癸卯，吐蕃寇安戎城，兼琼又败之。^⑦

①按：李崇真事，见《太平御览》卷966《果部三》，“甘”条，第4285页。“唐光宅中李崇真任益州刺史”。

②见于笔者“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

③《旧唐书》卷198，“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第5301页。

④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卷2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92页b。此段引文不易断句，姑如此。

⑤《新唐书》卷5《玄宗本纪》，第140页。

⑥《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第5234页。

⑦《新唐书》卷5《玄宗本纪》，第141页。

（开元）二十八年春，兼琼密与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维州别驾董承宴等通谋，都局等遂翻城归款，因引官军入城，尽杀吐蕃将士，使监察御史许远率兵镇守。^①

开元二十八年六月，吐蕃围安戎城，断水路，城东山鸣石坼，涌泉二。^②

（开元二十八年）其年十月，吐蕃又引众寇安戎城及维州，章仇兼琼遣裨将率众御之，仍发关中彍骑以救援焉。时属凝寒，贼久之自引退。诏改安戎城为平戎城。^③

通过以上六条得知，开元年间双方争夺的军城是“安戎城”，在开元二十八年诏改为“平戎城”。“安戎城”的位置，在《元和郡县图志》的“四川节度使”条下，有三条互相关联的记载：

平戎城：恭化郡南八十里。开元二十八年章仇兼琼置，管兵千人，去蜀郡八百里，恭化今恭州。

天宝军：平戎城东八十里，在维川郡东。开元二十年章仇兼琼置，管兵一千人。

维川郡：通化郡西二百七十里，管兵五百人，维川今维州。^④

通化郡就是茂州，茂州的定位，从唐朝以来都没有改变。如果以茂州为不动的定点，维州维川郡在其西270唐小里（119.475公里）；天宝军在维州东，而且距离平戎城只有80唐小里（35.4公里），平戎城与它北方的恭州，也只距离80唐小里；有了这些数据，理应可以清楚地为各个地名定位。实际并不是这样，笔者曾经依照上述《元和郡县图志》的里程与河川，去推算平戎城、天宝军与维、恭二州的位置，结果陷入了混乱。^⑤

首先，明显的错误是：

①《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第5234—5235页。

②《新唐书》卷35《天文志》，第911页。

③《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第5235页。

④《元和郡县图志》卷31，第766页。

⑤笔者有“依据《元和郡县图志》的里程与河川推算的平戎城、天宝军与维、恭二州的可能位置图”，详见“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我的做法是以茂州为基准点，沿岷江及杂谷脑河计算270唐小里，取得维州位置，据书中所言天宝军在维州东，恰好该位置有朴头镇，也有人以为此地即唐代的保州，因而将天宝军标在这里。此外，天宝军在平戎城之东80唐小里，平戎城又在恭州之南80唐小里，满足了这些条件，便构成了此图。谭其骧、严耕望都在这里被误导了。但唐代的现地实况并非如此。

平戎城，恭化郡南八十里，开元二十八年章仇兼琼置，管兵千人，去蜀郡八百里，恭化今恭州。

据此，平戎城距离成都八百里。但谭其骧等人误读了《元和郡县图志》之后，把“平戎城”定位在杂谷脑河畔，他们所标的位置，距杂谷脑河口约100.944公里，从杂谷脑河口至成都府140.007公里，合计240.951公里，换算得544.522唐小里，与800唐里差距相当遥远。《元和郡县图志》一般不会发生这么大的错误，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记载时把开元、天宝时期的资料和贞元以来的资料混淆了。

再看看四面的山顶棱线，所谓的“平戎城、天宝军与维、恭二州”这些地点全数被四五千米的棱线所封闭，向北、向南、向西都没有通道，只能顺流而下到杂谷脑河口进入岷江。唯一的鹧鸪山垭口在唐代有没有道路尚成问题，即使有路，应该也没有办法提供数以千、万计的双方大军攻防。由此可知，平戎城等地名，不应该标记在杂谷脑河流域，而是应该标记在距离成都府八百唐里的西山主棱线以西。

与安戎城（平戎城）有直接关系的，便是天宝八载鲜于仲通再度收复平戎城之后所建置的保宁都护府，据《新唐书·地理志》云：

保宁都护府，天宝八载以剑南之索磨川置，领牂柯、吐蕃。^①

所云“领牂柯、吐蕃”，夸大而不实，吐蕃正是当时的敌人，如何领？如何护？其他《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皆不引用此语，仅于《旧唐书》见之：

（天宝八载）闰月己丑，改石堡城为神武军。剑南索磨川新置都护府，宜以保宁为名。^②

从神武军、保宁等命名中，可以感受到当时朝廷为胜利迷惑的气氛。言语夸大之处固可不论，值得重视的是，书中记载保宁都护府在索磨川。索磨川今名梭磨川，乃是西山主棱线以外的吐蕃境内河川。保宁都护府既然在西山主棱线以外，维州也好，保州也好，安戎城（平戎城）也好，都应该位于西山主棱线以外。

至于唐人诗文中出现的“西山三城”应如何解释？“西山三城”一词，首见

①《新唐书》卷42，第1092页。

②《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第223页。

高适《论西山三城置戍》：

自邛关、黎、雅，界于南蛮也；茂州而西，经羌中至平戎数城，界于吐蕃也。临边小郡，各举军戎，并取给于剑南。其运粮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犹不举。……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于蜀人，不过平戎以西数城矣。邈在穷山之巅，垂于险绝之末，运粮于束马之路，坐甲于无人之乡。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国家言之，不足以广土宇。^①

此论约作于上元元年（760），高适自彭州刺史转任蜀州刺史之时，所上疏议以“西山三城”为题，虽没有指明是哪三城，但据文中“经羌中至平戎数城，界于吐蕃也”“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于蜀人，不过平戎以西数城矣”等语可以推知，高适所谓“羌中”，乃指西山主棱线包围圈以内的西山八州，高适用了“经”字，语意上是把“平戎以西数城”放置于在“经过西山八州之后才能到达”的地域，换言之，便是“位于西山主棱线之外”；与前述安戎城（平戎城）、保宁都护府所在的位置是一致的。

高适的原文，本来没有问题，但《新唐书·高适传》在解读《论西山三城置戍》之疏时，犯了错误。《高适传》接着说：

广德元年吐蕃取陇右，适率兵出南鄙，欲牵制其力，既无功，遂亡松、维二州及云山城。^②

其实，前面的表3《陷蕃州郡次第表》已经指出，宝应二年（763）以前，吐蕃已尽取陇右州郡，到了广德元年（同763年，7月改元）出兵东侵前，早已占领了“会州—秦州”一线以西，并且向东推进了数州。唐人之所以弃守诸郡，原因在于本镇撤军，因而无力自守，高适难道不知道吗？吐蕃在九月二十五日越过边境，进入泾州，旋于十月九日攻入上都西京，直如迅雷不及掩耳，何来“适率兵出南鄙，欲牵制其力”之事？《新唐书·高适传》信口而说，后世为杜甫诗注者，遂援引这段文字来诠释杜诗，遂有称“松、维、云山城”为三城之说。

须知唐人筑城、设军，与设立州郡并不相同，松州是正州，并非筑城设军的模式。高适不但力主“西山不急之城，稍以减削”，又援引“公孙弘愿罢西南

①《旧唐书》卷111《高适传》，第3329—3330页。亦见《全唐文》卷357，第3627—3628页，题作《请罢东川节度使疏》。

②《新唐书》卷143《高适传》，第4681页。

夷、临海，专事朔方；贾捐之请弃珠崖，以宁中土”，^①而松州并非不急之城，不可比照于“罢西南夷”与“弃珠崖”。因此，后人以“松、维二州及云山城”来解释高适《论西山三城置戍》题目中的“三城”，太不合理了。

更何况，高适作《论西山三城置戍》时，三城未失，杜甫写《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时，三城同样尚未沦陷；直到杜甫再写《东西两川说》时，三城才刚刚失守。

再者，杜甫《东西两川说》，一开始就说：“顷三城失守，罪在职司，非兵之过也，粮不足故也。”^②接下来全部在讨论西山八州的管理问题，建议应速速派出新的兵马使，不可听任各州世袭的羌族刺史。杜甫写《东西两川说》的时候，东、西川尚未合并，乃在广德元年（763）严武再任剑南节度使以前，他本人也还没有进入严武幕府。其时松州尚在，可见“顷三城失守”的“三城”，绝非“广德元年……遂亡松、维二州及云山城”之类。

所以，最合理的解释是，“三城”乃指“平戎城”及其他二城，此二城可能是“万安”“柔远”“明威”“保安都护府”“云山城”等其中的两座，这些军城的名称，仅见于天宝十一载（752）六月杨谭《兵部奏剑南节度破西山贼露布》一文：

伏以南蛮乱德，恃险偷生；吐蕃举国兴兵，资其叛逆。顷者西山战士及八国子弟，因其窘逼，遂欲凭陵，敢怀犹斗之心，来犯必诛之令。以正月五日率故洪、腊城、里囊邛三节度兵马八万余人，分为六道，攻围万安、柔远、明威、平戎及保安都护卫等五城。^③

由于这些军城仅见于此，全无其他资料，笔者仔细排比《兵部奏剑南节度破西山贼露布》中的地名及各军将领所属的部落，以及出兵与应援的两条路线：其一为自西山八州北出滴博道，^④此即前文指出的第二和第三越岭口；其二为自蓬婆山取垭口之间道，进行奇袭，^⑤“蓬娑”应为“蓬婆”之形近而讹，蓬婆雪山，即西山主棱线之北段，而其可用于奇袭之间道，即前文所说的第四号越岭口，今称雅克夏雪山垭口。由此可以断定“万安、柔远、明威、平戎及保安都护卫”，必然都在西山主棱线以西的生羌之地。

以上，是广德二年（764）吐蕃占领松州之前，发生于西山主棱线以西党项

①《旧唐书》卷111《高适传》，第3330—3331页。

②《全唐文》卷360，第3655页。

③《全唐文》卷377，第3833页。

④《全唐文》卷377，“率健獠三千人，自滴博岭入，竞施犄角之势，各陈擒纵之谋”，第3834页。

⑤《全唐文》卷377，“自蓬娑路取牙山，出其不意，衔枚夜袭，贼等震惊”，第3834页。

故地的唐蕃争战的大概，称“平戎城”也好，称“三城”也好，都在此区。正因为这些生羌的土地都在西山主棱线以西，不论是战争或戍防，对于人员运送和军需转输都非常不便，而且，正如陈子昂所言“地不足以稼穡，财不足以富国”，高适也说“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国家言之，不足以广土宇”，争夺这些土地，对唐人并没有实利，因而被比拟为可弃之珠崖。

综上所述，松州，不但在地理疆域上是剑南道与吐蕃的交界，也是唐人征讨吐蕃、吐蕃入侵剑南的主要通道。开元天宝中，唐军由此道向西掠夺党项故地，逼退吐蕃；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取松州，在这里设置节度使，可以兼领五道节度兵马。^①它的地位及作用，不是翼、茂两州与西山八州所能比拟，所以，即使当时松州早已沦丧于吐蕃之手，杜甫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题咏，可以说，身在剑南幕府的眼光与感时忧国的心情，成就了杜甫西山诗的高格。

三、天宝、贞元两个维州的问题

唐代维州的指谓，不但被宋明清人所误会，严耕望与谭其骧两位先生的地图，也完全指错了位置。

虽然唐代文献的矛盾很多，但如仔细辨识，应会发现唐朝确实有两个维州，一个是乾元二年（759）陷于吐蕃的维州，可称为天宝维州；一个是贞元年间才出现在《旧唐书》《新唐书》的，可称为贞元维州，宋、明、清迄今所认知的威州，便是贞元维州。唐宋文献中，因为天宝维州失陷得太早，资料在《通典》《元和郡县图志》里传抄时，经常互相混淆，因而发生了一些问题，到了《太平寰宇记》，才明确以“旧四至八到”和“新四至八到”来分别两个维州，同一地点而分别出现两套里数及方位，是《太平寰宇记》中仅有的两个例子之一。以下将详予分辨。

（一）天宝维州

唐朝最初设置的维州，我称之为天宝维州，它本是和西山八州同类但不属于西山八州的一个蕃州。在天宝以前，大唐与吐蕃战争频发的时期，天宝维州的概念，一直与安戎城放在一起，请先看《旧唐书·吐蕃传》：

（开元）二十八年春，兼琼密与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维州别驾董承宴

^①《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下》，“于是赞普遣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都统群牧大使，率杂虏十万众来解维州之围”，第5260页。

等通谋，都局等遂翻城归款，因引官军入城，尽杀吐蕃将士，使监察御史许远率兵镇守。……其年十月，吐蕃又引众寇安戎城及维州，章仇兼琼遣裨将率众御之。^①

文中安戎城与维州有密切关系。

其次是云山城、新笼城，见《旧唐书·代宗本纪》所载：

（广德元年十二月）吐蕃陷松州、维州、云山城、笼城。^②

又见《新唐书·吐蕃传》：

是岁，南入松、维、保等州及云山、新笼城。^③

不过，这条记载可能有误。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入长安，如果同时发动对松州周边的战争，固然有可能。但是，《元和郡县图志》已经说了，维州于乾元二年（759）没西戎。这样的话，与维州关联甚深的云山城、新笼城应该早已陷没，不应该再记载于广德元年。我认为，两《唐书》这段叙述，可能是为了写松州之围，而顺手带出了以前之事。而且，当他们写下吐蕃取“维州、云山城、笼城”时，必然知道他们所说的维州，是在西山主棱线以西之地。^④

以下，我们来检视《通典》和《元和郡县图志》：

维州，古羌夷地。昔姜维北讨汶山叛羌，即其地也。隋置薛城戍，大唐武德初，于姜维故城置维州，或为维川郡。领县三：薛城、定广（定廉）、小封。^⑤

维州，本徼外羌冉駹之别种也，初蜀将姜维、马忠北讨北汶山叛羌，此其地也，今名姜维城，即维所筑。自晋以后，羌夷或降或叛，隋开皇四年讨叛羌，以其地置薛城戍，属会州。后又没贼。武德七年，白狗羌首领内

①《旧唐书》卷196，第5234—5235页。

②《旧唐书》卷11，第274页。

③《新唐书》卷216，第6088页。

④即使到广德二年（764），茂州仍然是唐人领土，如果维州所在的位置，像严、谭两家书中所定位的，在杂谷脑河谷中的薛城，吐蕃不可能越过茂州而取维州。

⑤《通典》卷176，第4635页，“定广县”应即《元和郡县图志》的“定廉县”，形近而讹。

附，于姜维城置维州以统之，其城甚险固。乾元二年没西戎。^①

《通典》对维州的记载十分简略，《元和郡县图志》虽然对维州沿革作了加强叙述，但是，其中都是蜀、晋、隋的故事，如所谓“姜维城”“薛城戍”。值得注意的是“隋开皇四年讨叛羌，以其地置薛城戍，属会州”这一句，隋朝的“会州”范围很大，翼州三县在武德元年以前都隶属会州，悉州的左封县，本来也隶会州，武德元年才改隶翼州。到了武德三年，“会州”先分离出“西会州”和“南会州”^②，贞观八年，“南会州”再改名为“茂州”，辖地才缩小。至于文中所说：“乾元二年没西戎”之语，乾元二年吐蕃还没有攻下松州，绝无可能进兵到杂谷脑河流域，由此推论，则乾元二年失守的维州，必定在西山主棱线以西，随着开元天宝所征战而来的新领地同时丧失，与杂谷脑河流域完全无关。因此，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把“维州”标记在杂谷脑河流域，是错误的。

《元和郡县图志》接着又说：

管县三：薛城、定廉、盐溪。

薛城县，本隋薛城戍，武德七年改为县，与州同置。

姜维山，在县西一里。

定廉县，本隋开皇四年置定廉戍于此，属会州，武德七年改为县，与州同置，因定廉水为名。

盐溪县，贞观三年置，有盐溪村，因为名。

定廉水，在县东一十里。^③

薛城、定廉、盐溪三县名，在唐以后皆不可考。谭其骧用来标记“维州薛城县”这个地名的位置，今地名为薛城镇，乃是宋明以后的理解，并非唐人所说的薛城县。

《太平寰宇记》“维州”条又有：

维州，维川郡，今理薛城县。……保守，旧名薛城。^④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32，第815页。

②《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关内道·会州》，“会州，上，隋会宁镇。武德二年，讨平李轨，置西会州。天宝元年，改为会宁郡。乾元元年，复为会州。永泰元年，升为上州。领县二”，第1418页。武德二年，疑为武德三年。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32，第815—816页。

④《太平寰宇记》卷78，第1577—1578页。

“保宁”一名，见于前引之杨谭《兵部奏剑南节度破西山贼露布》“分为六道，攻围万安、柔远、明威、平戎及保宁都护卫等五城”，是保宁都护府的省称。保宁都护府见《新唐书·地理志》：“天宝八载以剑南之索磨川置，领牂柯、吐蕃。”^①“索磨川”在唐代典籍中仅见于此，清光绪朝《大清会典图》之《松潘厅图》称为“梭磨河”，^②现代西山主棱线以西，紧贴雪山西面的河川也被称为梭磨河，如果《新唐书·地理志》的索磨川确是现代的梭磨河，则唐人所说的薛城县、保宁都护府、维州的定位就很清楚了，都是在西山主棱线以西，与梭磨河流域相连之地。

再从里程来看，《元和郡县图志》“维州”条云：

八到，东北至上都二千八百三十里，东北至东都三千五百六十里。东至真州一百里，东至茂州二百二十里，东北至恭州三百五十里，南至当州二百六十里，西至悉州二百五十里。^③

《通典》云：

维川郡，东至鞞糜涂州二百三十里，南至江源郡（当州）界二百六十里，西至归诚郡（悉州）界二百三十里，北至临翼郡（翼州）界九十里。东南到吐蕃界百六十里，西南到白狗岭六十二里，西北到罗厥桥百三十里，东北到通化郡（茂州）二百二十里。东取蜀郡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东京三千五百六十里。^④

首先请注意的两点，第一，《通典》和《元和郡县图志》中的维州四面邻州为真、茂、恭、当、悉、翼六州，这六州都在西山主棱线的北段和北环棱线的区域，也就是在黑水河、纳溪沟流域，都是唐蕃征战路线所经过的，与天宝维州的形象符合。由于黑水河流域与杂谷脑河流域两条水系不相通，所以，天宝维州绝对不会在杂谷脑河流域。第二，《通典》中特别写到蕃界，计有吐蕃界、白狗岭、罗厥桥三条，尤其是“东南到吐蕃界百六十里”，如果维州的东南有吐蕃界，那么，

①《新唐书》卷42，第1092页。

②《大清会典图（光绪朝）》卷232《松潘厅图》，“梭磨河二源并出厅西南，入理番厅界”，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第9页b。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32，第815页。

④《通典》卷176，第4635页。对比此条，《太平寰宇记》写作：“旧四至八到：东北取成都府路至长安二千七百一十四里。”卷78，第1578页。

维州必定在西山主棱线以西，是确然无可疑的。

其次，是“东北至恭州三百五十里”“南至当州二百六十里”“西至悉州二百五十里”，^①这三个叙述都十分可疑。不论维州的定位在哪里，悉、当二州相近，从维州前往悉、当二州时，不应一在南、一在西，相距五百一十里之遥。恭州距离悉、当二州百里，从维州经由当州、悉州至恭州，里程上多了百里，可以说得通，但如果从维州向东北行，则完全不可能到达恭州。我认为“东北至恭州”应为“西南至恭州”之讹，“西至悉州”当为“南至悉州”之讹。前文已经做了恭、当、悉三州的定位，三州的距离都不远，为什么维州与三州的距离动辄二三百里？其原因就是天宝维州在西山之外，从天宝维州到当州、悉州、恭州，都必须先向北绕道纳溪河谷、毛儿盖河谷才能南下到达各州，里程自然会比较长。

前举《元和郡县图志》“维州”条所说“东北至恭州三百五十里”一语，我认为问题很大，但同书“恭州”条也有“西南至维州三百五十里”^②，两相呼应，完全相合，文献的原文如此，研究者实在很难处理。

如果从天宝维州的位置而言，自维州向东北去只能到松州，不会到恭州；从恭州向西南去，也不可能到维州。因而维州“东北至恭州三百五十里”一语不可解。

至于恭州“西南至维州三百五十里”这一条，从恭州西南行至黑水河口94.132公里，黑水河口至茂州29.092公里，茂州至今汶川县城45.38公里，合计168.604公里，相当于381.026唐小里，接近“三百五十里”之数，但是，所到达的这个维州，是“贞元维州”而不是“天宝维州”。因此，我怀疑可能是《元和郡县图志》的编撰者，把前后的资料混乱了，把天宝维州的资料与贞元维州的资料混杂在一起，才会发生这些问题。

不过，《元和郡县图志》“维州”条其他的四至八到，并没有出现贞元维州与天宝维州混淆的情形，而且，以《元和郡县图志》四至八到的体例而言，贞元维州和恭州并没有关系，作者没必要把它写入四至八到中。所以，我认为《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在处理两个维州的文献资料时，只是部分发生了混淆。

其次，比较两书对入京道路的记载：

《元和郡县图志》说维州“东北至上都二千八百三十里”，依里程计算，此

^①又据《元和郡县图志》：“（悉州）东至翼州二百二十里……东南至成都府六百五十里”，悉州往成都府，必须先出黑水河，在翼州之南、茂州之北进入岷江，然后南至茂州约175唐里，再沿岷江而下至成都，茂州距成都约475唐里，符合“东南至成都府六百五十里”。

^②关于恭州和维州之间的方位里数，《通典》作“（恭化郡）南至维川郡二百三十里”，《太平寰宇记》作“南至维州三百三十里”。《通典》的“二百”应为“三百”之讹，仅相差二十里。

时的维州是天宝维州，经由的道路是由松州北上。

《通典》说“东取蜀郡去西京二千七百里”，此时的维州是贞元维州，经由的道路是南下成都再北上。^①

此外，《元和郡县图志》说维州“东至茂州二百二十里”，与《通典》所云“(维州)东北到通化郡(茂州)二百二十里”，目的地及里程都相同，但一作东，一作东北。因此，我怀疑《通典》的编撰者已经知道贞元维州不是天宝年间的旧维州，^②它的位置也不在茂州之西，而是在茂州之南，因而照抄了里数之后，把方位也修改了。

(二) 贞元维州与“一面崖，三涯江”的地望

唐人失去了天宝维州之后，到了贞元中，这个州名再度被使用。《旧唐书·吐蕃传》在记录剑南节度使韦皋的功业时，说道：

(贞元八年)九月，西川节度使韦皋攻吐蕃之维州，获大将论赞热及首领献于京师。^③

请注意原书使用了“吐蕃之维州”五字，文意应指此“维州”乃为吐蕃所设之州。韦皋的胜利，是在岷江干流的攻防中击退了吐蕃，所以，“吐蕃之维州”也是在岷江畔。换句话说，这个“维州”虽然使用了与乾元二年失陷的维州相同的名称，实际上并不是同一地。

这个问题需从大历十四年(779)说起，见《旧唐书·吐蕃传》：

(大历十四年)十月，吐蕃率南蛮众二十万来寇：一入茂州，过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过方维、白坝；一自黎、雅过邛崃关，连陷郡邑。……建中元年(780)四月，韦伦至。……其赞普乞立赞谓伦曰：“不知是来也，而有三恨，奈何？”伦曰：“未达所谓。”乞立赞曰：“不知大国之丧，而吊不

①《通典》又载：“(茂州)南取蜀路，去东京三千五百五十里”，因东西京相距约850里，所以，茂州如南取蜀路，去西京是二千七百五十里，与维州去西京的里数接近。可见《通典》的维州，已经是在岷江畔的贞元维州了。

②关于维州南迁的认知，也可以从下面两个记载看出，一是《通典》“通化郡”条，“西南到鞞糜涂州三百七十里”，一是《通典》“维川郡”条，“东至鞞糜涂州二百三十里……东北到通化郡二百二十里”。维州东北到茂州通化郡二百二十里，反过来说，就是茂州通化郡西南到维州二百二十里；鞞糜涂州是由茂州分析出去的，它的位置既然在茂州的西南，维州也在茂州西南，并与鞞糜涂州东西平行。由此可以证明《通典》“维川郡”所记的“维州”确实在茂州之南，而不是茂州之西，那么，《元和郡县图志·维州》的“东至茂州二百二十里”，必然是指另一个维州，就是天宝年间的旧维州。

③《旧唐书》卷196，第5257—5258页。

及哀，一也。不知山陵之期，而贖不成礼，二也。不知皇帝舅圣明继立，已发众军三道连衡。今灵武之师，闻命辄已；而山南之师已入扶、文，蜀师已趋灌口，追且不及，是三恨也。”乃发使奉贄，不二旬而复命。蜀帅上所获戎俘。……五月，以韦伦为太常卿，复使吐蕃。^①

在此之前，吐蕃已经占有松州、翼州，毫不意外的，当、悉、柘、静、恭等五州也必定为吐蕃所有，吐蕃的下一个目标是占领岷江流域的全部。

发起战争时，吐蕃联合了南诏。在进攻的三路军马中，茂州及扶、文两路由吐蕃驻扎在松州的东方军团主攻。^②南路黎、雅，由南诏主攻。不过，对于南诏进军黎、雅之事，两唐书都没有记载，可能是规模太小、威胁不大，所以略去。

在大战之前，唐朝曾派遣韦伦出使吐蕃，赞普称“蜀师已趋灌口，追且不及”，应如何解释呢？由于上引《吐蕃传》中间有部分被省略了，今据《旧唐书·德宗本纪》与《新唐书·吐蕃传》加以校补：

（大历十四年八月）乙巳，遣太常少卿韦伦使吐蕃。^③

建中元年四月，韦伦至。……不二旬而复命。^④

（建中元年五月）戊辰，以太常少卿韦伦为太常卿，复使吐蕃。^⑤

虜以伦再至，欢甚，授馆，作声乐，九日留。^⑥

（建中元年）十二月辛卯，韦伦使回。^⑦

大历十四年八月乙巳，为公元779年9月22日（儒略历2005852），建中元年五月戊辰，为公元780年6月11日（儒略历2006115），十二月辛卯为12月31日（儒略历2006318），由此计算韦伦的往返日期：韦伦第二次出使，从受命到复命，共计204天，扣除在逻娑城（一作逻些城）^⑧九日，共使用了195天。考虑到受命后的准备和回京后必定隔日入朝，扣除这些日数之后，大约在途180—190

①《旧唐书》卷196，第5245页。又见《新唐书》卷7《德宗本纪》：“大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十月丁酉，吐蕃、云南蛮寇黎、茂、文、扶四州”，第184页。

②此役吐蕃大将应为尚结息，见《旧唐书》卷196《吐蕃传》，“时吐蕃大相尚结息忍而好杀，以尝覆败于剑南，思刷其耻，不肯约和”，第5246页。

③《旧唐书》卷12，第323页。

④《旧唐书》卷196，第5245页。

⑤《旧唐书》卷12，第326页。

⑥《新唐书》卷216，第6093页。

⑦《旧唐书》卷12，第327页。

⑧《旧唐书》卷196《吐蕃传》，“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第5220页。

天。因而，“建中元年四月，韦伦至”，是指他回到上都西京的时间，不是到逻娑的时间；到逻娑的日期，应在大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780年1月1日）前后，停留二十天，约于四月一日回到上都。他不旋踵又于五月五日再度奉使。

赞普在大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以后接见韦伦，下达了停战之令，推算从逻娑城发出停战之令到前线，至少要一个半月，时间已在正月中。“蜀帅上所获戎俘”约在四月底至长安，送俘的人员自成都府出发的日期应在二月。两相核计，吐蕃军过汶川及灌口这一支部队与唐人发生战斗的时间，应在建中元年正月间。可见赞普对韦伦所说的“不及召返”，乃是实情。

十月至二月，西山的主棱线上全部冰封，吐蕃军队要从前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垭口越岭来攻的可能性很小，就算真的由此进兵，规模也一定不大。事实上，吐蕃的大军也确实只有从松州的驻地出发，沿着岷江进兵，即所谓“入茂州，过汶川及灌口”是也。

因为吐蕃前线军事失利，才有“蜀帅上所获戎俘”之事，《旧唐书·曲环传》又说：“大破戎虏，收七盘城、威武军，及维、茂二州。”^①威武军，不详。七盘城，今有七盘沟，^②可见当时岷江畔已设有维州，两《唐书》不只一次书写为“吐蕃维州”，可见在岷江畔重建的维州，应与吐蕃有关。总之，从贞元以来，新迁于岷江畔的维州就成为新的唐蕃必争之城。

到了贞元十三年（797），《新唐书·韦皋传》载：

（贞元十三年）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镇捕候，追奔转战千里，遂围维州。^③

韦皋所围的维州，就是位于岷江边的维州。大和五年（831）九月己未，李德裕奏收复吐蕃所陷维州，但旋弃而不守，也是岷江边的维州，见《新唐书·吐蕃传》，在这一段记载中，详细介绍了贞元维州的地望：

（大和）五年，维州守将悉怛谋挈城以降，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受之，收符章仗铠，更遣将虞藏俭据之。州南抵江阳岷山，西北望陇山，一面崖，三涯江，虏号无忧城，为西南要扞。会牛僧孺当国，议还悉怛谋，归其城。

①《旧唐书》卷122，“大历中，领兵陇州，频破吐蕃。……上（德宗）初嗣位，吐蕃大寇剑南。诏环以邠、陇兵五千驰往，大破戎虏，收七盘城、威武军，及维、茂二州”，第3501—3502页。

②七盘沟为岷江支流，在31°26'53.71"N、103°32'40.32"E注入岷江。七盘沟与七盘城名称相似，未必真正有关。但上述地点正在贞元维州之南的岷江岸，故举为参考。

③《新唐书》卷158，第4936页。

吐蕃夷诛无遗种，以怖诸戎。^①

大中三年（849）九月辛亥，西川节度使杜悰奏收复维州，维州复归于唐，仍是岷江边的维州，见《旧唐书·杜悰传》：

大中初，出镇西川，降先没吐蕃维州。州即古西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纽山，夏禹生于石纽山是也。其州在岷山之孤峰，三面临江。天宝后，河、陇继陷，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险要，二十年间，设计得之，遂据其城，因号曰无忧城，吐蕃由是不虞邛、蜀之兵。^②

这两段记载除了谈论唐蕃之间对维州城的争夺之外，有个相同的重点，就是对维州城的地理特征有清楚的描述。

依《旧唐书·杜悰传》所言“其地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是从大方位上来作虚写，“南界江阳”，不明。“岷山连岭而西”，岷山乃西山的总名，眼前可见，既然说连岭而西，可见谈说者的立足点是在岷江畔；“北望陇山”，当然不可能真的看见陇山山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乃是套用《元和郡县图志》“茂州汶山县”条之语，汶山是茂州的附郭县，在茂州，若登上东南山顶，确实可以望见成都，在维州则无此可能。^③像这些虚张形势的文句，虽不能一一核实，但它的立足点乃在岷江干流的维州，已经很明显了。至于二书具体指出的近景，如“其州在岷山之孤峰，三面临江”（《旧唐书》）、“一面崖，三涯江”（《新唐书》），则完全写实，不容忽视。山是岷江边之岷山，江是岷江，一面背倚山崖（孤峰），三面为岷江环绕，与现代汶川县城威州镇的地貌相合。在整条岷江上，别无第二个州城可以比拟。^④

在李德裕的奏折上，对贞元维州城也有明确书写：

①《新唐书》卷216，第6104页。

②《旧唐书》卷147，第3985页。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32“茂州”条云：“汶山县，本汉汶江县地，晋改为广阳县，属汶山郡，隋开皇十八年改为汶山县，属会州。皇朝改属茂州。按汶山，即岷山也，南去青山、石山百里，天色晴明，望见成都，山岭停雪，常深百丈。夏月融泮，江川为之洪溢，即陇之南首也。”第811页。《元和郡县图志》把这段话记载在对茂州的描写，《新唐书》《旧唐书》将它移来形容贞元维州。茂州离东面之山较近，而且东面的山势已经趋于低缓，若登上山顶，或有可能望见成都；贞元维州离玉垒山棱线比较远，受限于高大的玉垒山的屏障，应无可能望见成都府，只成为用典而已。

④笔者另有“贞元维州的形势与《新唐书》之《吐蕃传》、《旧唐书》之《杜悰传》吻合示意图”，详见“天下通衢GIS互动平台——剑南西山之部”。

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自维州降后，……其蕃界合水、栖鸡等城，既失险厄，自须抽归，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里旧地。臣见莫大之利，乃为恢复之基。^①

吐蕃合水城，疑是黑水河注入岷江的两河口，吐蕃栖鸡城，即茂州，^②都是岷江干流上的重镇，也是连接到贞元维州的相邻城市。由此可证，李德裕与杜棕所攻防的维州，都在岷江畔，与开元、天宝年间转战于西山主棱线以西，所谓“秋风裊裊动高旌，玉帐分弓射虏营。已收滴博云间戍，更夺蓬婆雪外城”，直出当、悉、柘、静各州以北，出入雪山之西，争夺安戎、保宁都护的天宝维州，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点。

宋明以后的人，承受了贞元维州南迁的事实，把开元天宝以前旧档案中的地名，重新加入到新的城区，以致于杂谷脑河沿岸，新增了许多解释不通的唐代地名。试看谭其骧、严耕望二先生所定位的“维州薛城镇”，有“州南抵江阳岷山，西北望陇山，一面崖，三涯江”，以及“其州在岷山之孤峰，三面临江”这样的地理特征吗？没有，其错误十分显然。

（三）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中的维州

唐代有两个维州，在北宋的《太平寰宇记》中也出现了明确的证据。

《太平寰宇记》本来是以《通典》为依托的，学界也经常利用《太平寰宇记》来验证和补充唐代文献的不足。《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记载各州的四至八到，向来都是只有一套方位和里数，然而《太平寰宇记》在“维州”条下，却提出了“新四至八到”和“旧四至八到”两套数据，该书的编者把来自《通典》的原文称为“旧四至八到”，然后又另外提出一套“新四至八到”。《太平寰宇记》出现两套“四至八到”的例子，还有一次是关西道的原州，书中明确记载原州迁移到泾州临泾县的经过，所以记录了“新四至八到”。^③那么，维州出现了“旧四至八到”和“新四至八到”，不就是表明维州也是先后迁移了两个地点吗？

下面，我们先把《太平寰宇记》的“维州旧四至八到”与《通典》对照比较，除了个别的文字差异之外，并无显著不同。

① 《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第4524页。又见《全唐文》卷703《论太和五年八月将故维州城归降准诏却执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谋状》，第7221页。

② 由《旧唐书》卷169《王涯传》，“一路从绵州威蕃栅入蕃界，径抵栖鸡城，皆吐蕃险要之地”可知，说见前文。

③ 《太平寰宇记》卷33，第701—703页。

表4 《太平寰宇记》“旧四至八到”与《通典》“四至八到”对照表

《太平寰宇记》之旧四至八到	《通典》之四至八到
东至羈縻涂州二百三十里	东至羈縻涂州二百三十里
南至当州界二百六十里	南至江源郡界二百六十里
西至悉州界二百三十二里	西至归诚郡界二百三十里
北至翼州界九十三里	北至临翼郡界九十里
东南至吐蕃界一百六十里	东南到吐蕃界百六十里
西南至白狗岭六十三里	西南到白狗岭六十二里
西北至罗厥桥一百三十三里	西北到罗厥桥百三十里
东北至茂州二百二十里	东北到通化郡二百二十里
东北取成都府路至长安二千七百一十四里	东取蜀郡去西京二千七百里
	去东京三千五百六十里

然后，我们再比较《太平寰宇记》中“新四至八到”和“旧四至八到”的异同。

表5 《太平寰宇记》“旧四至八到”与“新四至八到”对照表

旧四至八到	新四至八到
东至羈縻涂州二百三十里	东至茂州汶川县界一百三十里
南至当州界二百六十里	南至黎州蕃界四百里
西至悉州界二百三十里	西至奉川县界一百二十里
北至翼州界九十里	北至茂州界二百里
东南至吐蕃界一百六十里	东南至雅州界六百里
西南至白狗岭六十三里	西南至黎州蕃界六百里
西北至罗厥桥一百三十三里	西北至茂州陇东界二百四十里
东北至茂州二百二十里	东北至黎州石古县二百里
东北取成都府路至长安二千七百一十四里	东北至东京三千九百八十里
	东北至西京三千五百六十三里

旧四至八到的相邻州郡，如当、悉、翼都是前文熟见的，都在纳溪沟和黑水河流域，吐蕃界在旧维州东南，也就是说，旧维州在吐蕃界的西北。这些都与前文所说的天宝维州的情况相同。新维州的四邻，出现了雅州、黎州，都是在西山主棱线以南的州郡，而且，它位于汶川县之北、茂州之南，这就说明了新维州是在岷江的南段，我所说的贞元维州便是。

况且，“新四至八到”所说的雅州界和黎州蕃界都是六百里，如果以今威州镇（贞元维州所在）到清代雅州城（今雅安市，以29°59'22.81"N，102°59'41.50"E代表）的里程为例，其中威州镇至成都约140.053公里，成都至雅州约151.776公里，合计291.829公里，约合659.5唐小里。可见“东南至雅州界六百里”这句话并非没有根据的。因此之故，从《太平寰宇记》的“旧四至八到”与“新四至八到”，可以证明确实有新旧两个维州先后存在。

既然宋人已经继承了中唐以后的新维州，不知何时就把“元领县三，今二：保宁，通化”之语，移到新维州境内开始布局，现在杂谷脑河谷中距离岷江口34.132公里（77.134唐小里）的孟董沟口，被命名为薛城，并建有古迹薛城筹边楼。在薛城的东边，也有了保宁和通化的地名。其实，保宁城与安戎城、天宝维州都在西山主棱线以外，完全与杂谷脑河无关；宋人所记载的薛城、通化，只是维州迁移之后，把地名一并移转过来而已。

最后，总结贞元维州的历代名称变化，宋初仍名“维州”，至仁宗景祐三年（1036）更名威州，^①元、明两朝皆沿用“威州”，清朝恢复“维州”之称，但只用于理藩厅下属“维州协”，民国以后恢复为“威州”，《十万分之一地图·汶川幅》标为“威州”，1943年称“威州乡”，1951年汶川县城迁治于此，改为“威州镇”。

结 论

本文通过现地研究法，利用天上卫星视角，首先对剑南西山八州所在作了精准定位，校正了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二书的失误，并以唐蕃交争的大视角，对唐人与吐蕃之间的交通驿路、领土得失，做了全面检讨，所有作业，皆经数字化处理。使读本文者，在基于唐初到贞元长庆间，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历史地理冲突的认知下，对于剑南道西山地区的山川交通、唐蕃进出、唐人诗文所指，俱能有深入而正确的解读。

以下四点结论，分别是：

1、本文的研究范围，大范围来说，北自青海湟水，东北到泾水，东到西安，南到长江泸州，西到黄河源。小范围来说，北自青海湟源，南到大渡河，东到成都，西到康定。集中注意范围于唐剑南道所属的西山地区。对区内的山脉河流、交通驿路，都加以数字化整理；区内自唐迄清的历史事迹、地名变迁，也都做了

^①《宋史》卷89《地理志·威州》，“景祐三年，以与潍州声相乱，改今名”，第2214页。

必要的处理。

2、唐代剑南道的西山地区，向来只有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二家的图文解说最为权威。本文推崇二位前辈的努力，但也全面推翻其既有成果。文中已经利用GPS定位功能，为唐代松、翼、茂、当、悉、柘、静、恭、真、翼、维各州及汶川县等较小地名，完成定位，并详细解说其位置与山岭、河川、交通、战争的具体关系。俾后之学者，有所依据。

3、证明唐代维州有两个而不是一个，这两个先后迁徙的维州，一为天宝维州，一为贞元维州。

4、其他个别的发现，如“大唐入藏路线之数字化”“河西陇右节度使入京驿路南北二道之数字化”“唐初至开元天宝间唐蕃战争之真相”“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吐蕃攻取唐朝州郡之时序”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是本论文的四项结论。

在本文文字稿刊登的同时，有关本文的所有山脉、河川、道路、地名等数字化资料，以及随文制作的解说地图，都在本人所创建的“天下通衢——中国历代水陆路程”GIS互动平台同步发布。网址为：<https://see.org.tw>。建议读者在阅读本文时，同时打开“天下通衢”，找到“第八部分 唐剑南道西山地区与唐蕃交通”，享受不一样的阅读经验。

“天下通衢——中国历代水陆路程”GIS互动平台，创设于2022年5月，这是笔者正在进行的中国历代官私道路数字化的长期研究计划的一项重大工程。在廖泫铭工程师的技术支援下，透过线上互动式电子地图平台（ArcGIS Online）呈现历代水陆交通路程。经由相关GIS图层，将沿途所有信息，包括河流、道路、铺驿、城乡地名等，都详细指出正确位置。使用者则可以任意缩放比例尺及范围，并套叠不同图层，在图面上查询各地点GPS及路线的说明信息。对于六朝、唐、宋、元、明、清的文史研究者，可提供巨大而方便的帮助。

特别是，现地研究型文章，必定会制作许多解说地图，客观上会遭遇一些外在的困扰，而且，纸本印刷受限于版型，图的大小不能尽如人意，在网站上都可以避免。本文的所有附图，就全部收入这个网站。

目前，“天下通衢——中国历代水陆路程”共包含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 宋元明清时期福州至杭州官私二路

第二部分 明代京杭大运河与钱穀《纪行图册》及张复《水程图》

第三部分 唐长安城数位新图

第四部分 行尽中州数千里——长江黄河间陆路路程之数字化

第五部分 浙东十二条水陆官私道路

第六部分 吴江垂虹桥与湖州水路程

第七部分 洛阳、洛水、伊水、伊渠、白居易

第八部分 唐剑南道西山地区与唐蕃交通

由于内容资料全部出于笔者的专业研究成果，必然涉及研究成果版权的问题，每一个部分在发布前，都需要先在期刊公开发表，因此发布的速度比较慢。到目前为止我只作了八个部分，其中第五部分还因为期刊发表日期未定，仍被暂时屏蔽。即使如此，已经公布的资料已经非常有代表性了，欢迎取用。

Viewing from Heaven: Locating the Eight Western Prefectures of Jiannan and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ang–Tibetan Frontiers in a Century from a Satellite Perspective

Jian Jinsong

Abstract: After Du Fu entered Shu, he becam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eight prefectures in the Jiannan Circuit's Western Mountains (Xishan) and the invasions of the Tibetan (Tubo) forces into the Tang Empire. His famous line, “The bandits of the Western Mountains must not invade,” (西山寇盜莫相侵) reflects his heartfelt sentiment.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the Tang Dynasty on this region are already scarce, and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further altered the military dynamics between the Tang and Tibet, leading to the loss of numerous Tang prefectures to Tibetan control. The surviving texts mix events from before the Kaiyuan and Tianbao eras with those from the Dali and Zhenyuan periods, resulting in contradictions that are difficult to resolve. Scholars from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lso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is region, leaving few poems, travel records, or commercial route books, which often skipped over it entirely. Consequently, many Tang-era place names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later ones. This study employs on-site research methods to reinterpret ancient text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that “land cannot be leaped over, and human movement must be measured.” Using satellite maps for an aerial perspective, the author manually traced the ridgelines of the entire Western Mountains region, as well as the rivers and ancient post roads stretching from Chang'an (the Tang capital) in the east to Lhasa in the west.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Du Fu's poetry, historical accounts from the Old and New Books of Tang, (新、旧唐书) geographical records, and even the centuries-long conflicts between the Tang and Tibet have been meticulously digitized and analyzed, ultimately revealing the truth behind these events.

Keywords: Tang Dynasty Jiannan Western Mountains Eight Prefectures; Tibet (Tubo); Du Fu's Poetry; Satellite Perspective; On-Site Research

(编辑: 严程)